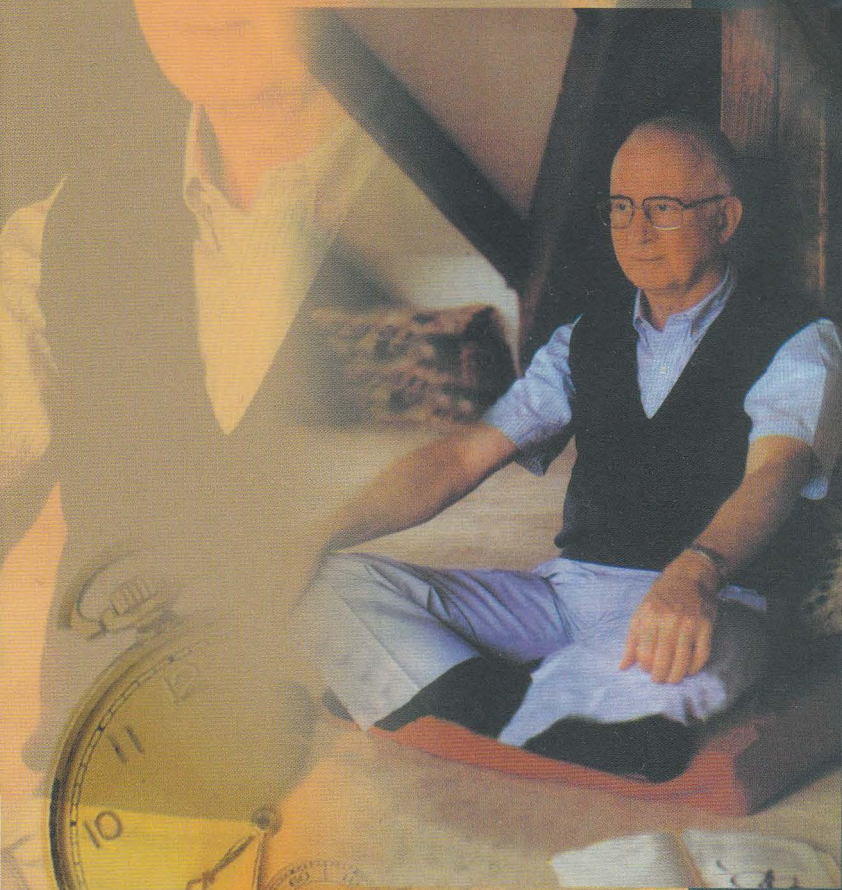


# 人生

# 七言



A  
LIFE  
IN  
7  
WORDS

著 譯  
仕 昌  
雷 鉅  
華 徐

# 人生七言

作者——*Carlos G. Valles, S.J.*

譯者——徐 鉅 昌

光啟出版社發行

A LIFE  
IN SEVEN WORDS

by Carlos G. Valles, S.J.

translated by James C. Hsu

Copyright : © 1996 by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 Box 70, Anand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by Kuangchi Press, Taipei, Taiwan

# 目錄

---

引 言  
001

透 明 化  
003

可 信 性  
023

創 造 力  
041

親 密  
061

驚 奇  
079

大 地  
099

是  
119

## 引言

這本書幾乎是在別人的催迫下誕生的。我的朋友，也是出版業負責人沙威·高台（Javier Cortés）給我出了一項無法抗拒的建議。他建議我選擇對我特別有意義的七個詞語，將每一詞語寫成一章，算是一本非正式的自傳；它是以七幅由文字所描繪成的圖畫組成，既展現出我個人的生活，也透露出我幽美的內在。我稱這項建議為一種激將法，因為這個構想強烈地誘惑了我；在未正式獲得許可之前，我就已經決心要寫這本書了。這本書也在計劃時間之內順利完成了，可以說輕輕鬆鬆，並未遇到什麼困難。過去，我曾寫過很多書，但從未有過這種經驗。

我喜愛文字，由文字編織成我的故事，更使我著迷。文字好像會勾引男性的美女，散發著女性的魅力和典雅的氣質，令人無法抗拒。在計劃本書大綱時，有七個詞語跳進我

的腦海，從最長的一個英文字「透明化」，到最短的一個字「是」。這七詞語披著面紗，翩翩起舞。

我把最後的「是」字，作為全書的總結。就是這個「是」字，在我們的生活中開啓了大門，也揭示了信仰的新境界。就如從前納匝肋的一位童貞女，在天使面前，對天主降生成人的大計劃，說出「是」，於是就開啓了救世的大門。願將本書的每一頁、每一字，都獻給這位令人敬愛的童貞聖母；多年以來，她一直以其無可取代的慈母心腸照顧著我們，現在求她也使本書的字字句句都發揮助人的效果。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

# 透明化

我向來公開地對世人講話。

耶穌

我要大聲說出：透明！且願聲音響徹雲霄，就像這個字彙的意義在我心中迴盪一樣。透明化的含意包括健康、生活、心靈和清白。透明化便是：是什麼，就顯示什麼；想什麼，就說什麼；感覺什麼，就講什麼。這也就是誠實、真實、真理。一切都由單純開始，讓一切事情本身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吹噓成就、貢獻，亦不掩飾缺失。要純淨、坦白，不要偽裝、不要化妝，更不要面具。這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困難重重。

我面對一個透明的世界，就像觀賞西班牙名畫家達里（Dali）先生的作品一樣，透過畫中的人體，我可以看到自然界的美景，或是看到面容中另有面容，那些勾勒出的輪廓顯露出面容下所隱藏的感情。我可以將我的心開放，因為知道沒有人會傷害它，沒有人會輕視它的感覺，也沒有人會忽略它的跳動。我要講話時就講話，要沈默時就沈默。昨天我花了兩個小時和一位神父朋友談話，他決定改變生活方式，



要還俗結婚。在他作了決定之後，這還是我們的首次相聚。他來找我，因為他知道我們之間有真誠友情，且互相尊重。我們用了一頓簡餐，在相聚的兩小時中，他很少說話。他告訴我，近來他很痛苦，他還說以後他會告訴我事情的整個經過。他願意跟我會面，卻又不願意開口說話，他也不勉強自己說話。他藉著這樣做，來表達他的透明化。我沒有勉強他說話，我也是透明的。這是一次美好的聚會。

如果我不是透明的，我就是昏暗的，我就成為苛薄、無情、死氣沈沈的。當我矯揉造作、偽裝做假時，當我皮笑肉不笑時，我就是停止我之為我了。當我一再表白自己而惟恐別人不知道時、當我口是而心非時、當我說高興而實在心煩時、當我表示同情而實在不動心時、當我說恭喜而實在內心冷漠時，我就停止我之為我了。不透明，就是不成為其所「是」。透明化是看得見的。一幅畫若看不見，還有什麼用呢？

最困難的一種透明，是我自己對自己的透明，也就是讓我自己感覺到我的真實感受，也對自己說出自己的感覺。最嚴格的監察員，是坐鎮在我內心的，他甚至可以在我尚未覺察之前，就把我自己的感覺取消了。當內心的感覺初次被意識到並表達出時，那個被表達出來的感覺，已經是經過改變、經過修飾、經過審查了的。品行端莊、待人和藹等等修會的規律，我非常熟悉，與任何人來往時，我都小心翼翼地遵守這些規則，而對我自己，我更是謹慎。任何卑鄙的感情或下流的思想，都不該在我身上出現；既然不該出現，我就不讓它存在。因此，在它浮現以前，我先將它變形；在它出現以前，我先將它修飾。在我看到它以前，我先給它戴上面具。我不容許我看到自己的真面目。若是這樣，我就是對自己不透明。

某些事情，是不該做的，我就不做；某些事情是不該說的，我就不說；某些事情是不該想的，我就不想。事實上，

我不讓這些事形諸語言或有意識地將它們表達出來，但我卻在非語言的潛意識中去想那些事。我要遠離這種卑鄙的想像，因為這種思想與我自幼所受的教育，和我的意願、志趣完全不符！我決不想這事，然而，我真的在想；我想這事，可是我又不允許我自己想我真的在想這事。這種思想一冒出來，我就把它壓下去；但是，在它冒出頭之前，我還是偷偷地先撫摸了一下那個頭。我不允許我看到我自己；這樣，我就是對自己不透明。既然我對自己不透明，我又如何能對別人透明呢？

我的省會長神父，儘可能一年一次巡察各個會院；他也來訪問我，從無例外。他要知道過去這一年，我的工作、生活怎樣，我現在感覺如何，未來有何計劃等；他這樣做，是為增進彼此的了解，也是為盡其職責。第一個問題常是固定的：你喜歡你的聖召嗎？他笑著問，我也笑著回答。當然啦！不然還能怎麼樣呢？這就是為什麼我還在這裡，還希望

繼續我的聖召。可是，去年，一件有趣的事發生了。他以標準的問題開始：「你喜歡你的聖召嗎？」突然間，我幾乎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伸出雙手，我的眼神和面容露出尷尬的表情，我以顫抖的聲音說道：「我不喜歡！」我自己嚇了一跳，省會長更是嚇了一大跳。事實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我並未遭遇什麼大危機，未陷入什麼困境，也未打算放棄什麼。我本身並沒有問題，惟一的問題是：我當時覺得不高興。真的，當時正有幾件事使我心煩……

那次的衝動，是在我的修會生活中第一次發生的。對於省會長的例行詢問，我竟然直地回答「不喜歡」；更有甚者，我還明確知道，往年我都是急切地答覆「喜歡」，不可能說出「不喜歡」。雖說有點矛盾，可是當我知道我不喜歡時，我竟然能夠這樣想，也這樣說出口，我感到如釋重負，感到非常快樂。我終於從長期被壓抑的狀況中，得到了解脫。我在對己、對人的透明度上，進步了。現在若有人再問

我問題，而我答應「是」時，這個「是」會更堅強有力，因為我是先從說「不」學來的。

數年以前，我認識了一位小姐；這位小姐患了肌肉萎縮症，在死亡的陰影下，她的身體扭曲變形。她很有藝術天才，以左手扶持右手執筆作畫，她的畫令人讚賞。她還為我畫了一幅像，後來我跟她失去了聯絡。上星期，我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得知她還活著，使我非常高興。她現在四十七歲了，還繼續作畫。實際上，她這封信的主旨是說：她的個人畫展已經安排好了，希望我去看看。她在信中說她現在非常、非常高興，畫展海報上印著她的照片，雖然面容瘦弱憔悴，但仍是滿臉笑容。我進入畫廊，見到她坐在輪椅上。我們一起暢談歡笑。展覽會場有幾幅畫作，我真的很喜歡，這使我更容易向她親切地道賀。當現場只有美好的事情可說時，表現透明化是比較容易的。不過，我總覺得有一片陰影籠罩在我們的遇會上；我明白，我也靜靜地等待著。當現場

只剩下我們兩人時，她開始輕輕啜泣了。為什麼這種病發生在我身上？為什麼偏偏是我？為什麼我不能像別人一樣，過著正常的生活？她再也忍不住了，終於失聲痛哭起來。她正在忍受著病苦的折磨，然而她卻告訴自己和別人說，這沒關係，她不在乎害病，她接受了這個現實，她的生活是成功的，她覺得快樂、充實、滿足。可是，在無法逃避的現實之前，這些自衛性的說詞都垮台了。如今在一個人面前，她知道此人必能理解並感受到她的痛苦，因為此人以前曾陪她度過這樣的傷痛，她就當著這人的面，毫無拘束地把她的悲痛宣洩出來了。這種突發的真情流露，帶給人極大的慰藉。若一個人對自己誠實透明，那個透明化對他自己有幫助，對那些跟他交往的人也有幫助。為真誠哭一次，比為謊言笑一次更好。讓自己看到自己的真面目，需要勇氣；讓別人看到我們的真面目，更需要勇氣。若你如此作，你必得到心靈的平安。只有真理才會帶給人心安。

對別人誠實透明，就是隨時告訴別人我對他們的看法。光是談這點，就會使人不寒而慄。想想看，對於那些在我週遭的人，如果我對他們的私言私行，都說出我真實的看法，那真會惹得天下大亂！於是我保持鎮靜，先作些筆記，排列優先順序：尊嚴、感受、常識。沒有理由將我的見解、批評向所有的人大肆宣傳。作事細心周到、待人彬彬有禮，是社交生活的核心。有時一句固定的客套話，必須用另外一句客套話回應，就是如此而已。你好嗎？很好！這問題不算問題，答覆也不算答覆。和一個我認識但彼此沒有什麼深交的人，在街頭相遇；二人簡短問候之後，遂即各走各的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和這些不期而遇的人碰面的次數增加時，就會對我們產生一種威脅；於是，我們戴上假面具，露出笑容，對他們表示敬意。這算是典型的社交禮貌，但不算是真的碰觸。我們應當學著摘除我們的假面具。

要我告訴一位女士說，我對她的友誼不感興趣。這實在

令我很難啓口。要我勸阻她少和我來往、見面，我想我不應該這樣做。可是，我真的對她的友誼不感興趣，我不能假裝有興趣。這完全是她單方面的興趣，是她需要別人關注。我儘量和氣，因為粗暴無禮與我的天性不符。凡收到的信，每一封我都回答。不過，回答她的信，為我苦不堪言。我清楚地告訴她，但她似乎仍然不明白；若我將這事弄得一清二楚，這就是徹底的透明化，但這樣做卻令我受傷害。在感情的領域，我認清了透明化是多麼重要。如果從一開始我就完全透明化，到最後也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我有一位教授具有一種特別本領，他能用最難啓齒的事情告訴任何人，而又不曾使人難堪。有一次，一位不知名人士，到我們校園來演講，他的身分有點可疑，他的演講，從頭到尾都相當無聊。我們這位教授大大方方地向他致謝說：「今天晚上，我們這位意想不到的客人，自告奮勇地來招待大家，他很努力地讓人了解他，他的精神可嘉，我們要特別



謝謝他！」演講的客人面帶笑容，很滿意地離去了。這位老師說的這一番話，我想不會傷害到任何人。他是怎樣做到的呢？我好羨慕他，我發誓要向他學習，可惜我還沒有學會。

透明化確保一個人的合一。合一便是力量，合一也形成一個人的特性。我內在如何，外在也如何；我對自己怎樣，對別人也怎樣；我所想的如何，我所說的也如何。如果我破壞了個人的合一，我就不是我了。合一，才有生命，分裂則喪失生命。透明化，不是全有，就是全無。我若不是透明的，我就不是我。

透明化是一種信德的行為。我若躲在陰暗處，我就是怕別人不接受真正的我。我若敢以真我示人，那就是相信別人會喜歡真正的我。我的自信心，是我與人交往的基礎。接受自己，是讓別人接受我的先決條件。在我的心靈上，我所企圖掩飾的地方，不外是羞恥、恐懼。為人坦蕩蕩，是心安的祕訣，也是處世的良方。我透明化的程度，就是我與人友好

交往的深度。

缺乏透明，就是表示出在我身上有某些污點，這些污點是我怕被人發現，而我自己也害怕碰觸的。相反地，透明化指引人走向自覺、自知。我要探尋那些讓我不透明的角落，我要找出那些使我的心靈美景變得模糊不清的疑慮、不安、卑劣，以及口是心非。我若拒絕顯露我的某一部分，那必是因為顯露它會使我受傷。我的不透明正指出了我的弱點。努力使自己透明化，也就是努力使自己合一。我自身的污點越少，我的生命才越尊貴。

自由人的透明，是最艱難的。我自認完全自由，可是在什麼情況下，我能向別人展示我的自由，而不成為自我的冒昧無禮，或是對別人的威脅呢？一個自由人，不分男女，會帶給所屬的團體莫大的威脅。在我的思想或感情深處，我不願意死守著習慣，也不願意受到家庭、團體或組織的千萬條傳統規律的束縛。我當然會遵行遊戲規則，不過，我之所

以遵守這些規則，是為了要與人和善交往，而不是出於良心的不安。

或在私下，或在公開場合，有人問我一些敏感的問題，比如什麼事禁止做，什麼事許可做；或問一些在教理及行為上懸而未決的問題；或問一些生活及信仰方面的有限的狀況。在我這方面，我覺得在天主前自由自在，而我自己的理解力非常寬廣；可是，我怎樣才能把自己的自由向別人解釋呢？我所想的、所做的，並不見得比別人好或壞，高或低；而且向我提問題的人，往往心裡想的比我所知道的更清楚。不過，根據我累積多年的經驗，我發現某些問題，對某些人來說有如是神聖的誠命般，但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項不足輕重的習俗。我是否要對他們說明？說明對他們有益或有傷害？如果我不冒險一試，我就永遠無法幫助別人進步；但如果我走得太遠，那麼我又可能會傷害一個無辜的天使。在這一切可能的狀況中，我必須保持坦誠、負責的態度；不管我

怎樣處理，我都希望能感受到在我面前的這個人的心態、需要及期盼，然後再決定如何回應他。這樣做也可能犯錯，過去我曾經多次犯錯，然而我也從錯誤中學習。

最近，一位女士對我傲慢無禮，因為我指出了她崇拜偶像的心理。她崇拜一位舉世聞名的靈修大師，我以為為時候到了，應該把她從這種受奴役的狀況下解放出來。殊不知她還需要崇拜偶像以彌補其心理的缺陷；於是她託詞我對她的偶像失敬，對我大加憤怒責罵。可是，在另外一個場合，針對同一位靈修大師，我把同樣的觀點告訴另外一位女士時，她面帶笑容看著我，如釋重負似的對我說：「這正是我所需要而又不肯對自己講的話。謝謝您救了我。」我不怕表達自己受到一位女士的羞辱，也很慶幸另外一位女士得到釋放。在這方面，我還要繼續學習。

我不善於外交，我倒是有些外交界的朋友，我也很欣賞他們的職業。外交手段在外交界很好，但依我看，外交手法

並不適於社交、友誼及家庭領域。機智常受歡迎，但虛情假意則不然。我的不善外交，使我失去許多門路。一位很了解我的朋友，很久以前就告訴我說，如果我有一點點外交手腕，我早就坐上耶穌會的行政高位了。其實我從未佔過高位，也許是我的傲氣使高位與我擦身而過。也許從未承受過居高位、掌大權的壓力，對我的生活反倒是一種幸福。這樣，我感到更自由自在、更透明化。那些居高位的人，有時必須說些言不由衷的話，他們以為這樣說出口就可以使別人相信他們。我覺得這樣做真可憐。

官方的觀點與透明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逆向的；在教會內也是如此。我們有效率、紀律、組織，我們卻缺少坦誠、自發、透明。我們有很多官方文告，卻缺少直接接觸；有外在的解釋，卻缺乏內在的說服力；有官方的品行標準，卻缺少如何實行那標準的相關資訊。問題的重點就在這裡，有些事情，我們說的是一套，而做的卻又是另外一

套。我們外表歡笑，而內心憂傷；我們外表服從，而內心卻煩悶憂傷。這些事真叫人難過。

當年大司祭蓋法以最高威權主持猶太人的最高法庭，耶被捆綁到他跟前，在此莊嚴時刻，他以自己的生命為賭注，說出那榮耀的話：「我向來公開地對世人講話，我常常在會堂和聖殿內，即眾猶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裡我並沒有講過什麼。你為什麼問我？你問那些聽過我的人，我給他們講了什麼；他們知道我所說的。」耶穌的這宣告顯出徹底透明化的光耀。他首先指出，他是面對全體民眾講話，因為民眾聽過他講道，任何人都能說出他講過什麼，可是先知的清白，對一個腐敗的統治者而言，常是一種威脅。因此心懷敵意而又欠公道的法官，就千方百計地想置這位先知於死地。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耶穌冒險將生命訴諸民意。他得到的立即回應，是臉上被挨了一巴掌。透明化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事情還有更深的層面。耶穌揭示他個人的透明化：「誰看見我，就是看見了父。」外表的透明化，顯露在其存有、感覺及行為上。看到耶穌的面容，便是瞻仰天父。聽到耶穌的話語，便是聆聽天父。愛慕耶穌，便是參與天主聖三。這就是耶穌來到我們中間的基本意義，他的臨在，也使天父臨在。

而這也是我的使命；藉著我的臨在，耶穌也臨在。這正是洗禮與神品聖事的意義。雖然我個人軟弱，我的心靈也不夠堅強，然而我的前額上卻帶著納匝肋人耶穌不可磨滅的記號。我住在印度，生活圈內有印度教徒、回教徒、祆教徒和耆那教徒等等，凡是認識我、讀過我作品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神父、一位傳教士。他們看見了我前額上的標記，也期待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基督徒。在他們所認識的人之中，我可說是唯一的基督徒，所以他們通常以我的行為來判斷耶穌的福音。這裡又碰到一個透明化的問題。洗者

若翰說：「耶穌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願我的喜悅、我的誠實、我的信德，能使耶穌的恩寵、能力和他的容貌，在我身上彰顯出來；其實我所有的品德、優點，都是靠耶穌來啓發和支持的。我要向主這樣祈求：讓我的生活透明化，讓我內在的光明閃亮，讓我的語言與福音相符合，讓我的行為為將聖事的精神實踐出來，讓我的祈禱如同談心，讓我的信德活潑。讓耶穌一直與我同行，好使那些看到我的人也看到耶穌。

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令我驚奇的信，是一位少年寫的。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在讀了我的一本書後，他對我倍覺親切；他告訴我，當他讀我的書時，就好像是我為他講我自己的故事。的確，我的寫作風格是很個人化的，因此很多讀者寫信給我說，當他們閱讀我的作品時，會感覺到如同跟我談天一樣。這位少年在信中也是這樣說的，他又加上一句：「當我跟你聊天時，我覺得我需要想像你長得什麼樣



子。但我並不認識你，也從未見過你的相片。不過我想到了  
一件事，在學校發給我們的課本裡，有一課講的是耶穌，課  
文中還附了一幅耶穌的畫像，那幅圖我記得非常清楚。現  
在，當我跟你書面交談時，我想你的模樣就如同那幅圖像一  
樣。我這樣做對嗎？」但願他是對的。

最後一種透明化，是對天主的透明。我辦得到嗎？我能  
否告訴耶穌說，我有時對彌撒感到厭倦、我不喜歡閱讀教宗  
的文告、我不相信有地獄？祂能忍受我的怨言嗎？我若不  
信，就是不信。當然，我的一切想法，在我告訴天主以前，  
祂早就知道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笨拙地告訴祂。因為我  
想，不管怎樣，天主總是喜歡我所報告的。天主不像那些世  
間的代表一樣，他們在我剛開始講這些事時，就顯得不耐煩  
了。天主了解我，我甚至認為，祂對於我們所說的那些怨  
言，可能根本不當一回事。寫到這裡，我不禁啞然失笑；我  
猜祂也笑了。天主與我相處很好。

# 可信性

你們縱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這些事。

——  
耶穌

當我對一批聽眾首次演講時，或是如同我現在所做的，開始在稿紙上寫作時，我會捫心自問：這次我要傳達的是什麼？我要從哪裡開始？凡是聽我講話或讀我作品的人，我希望他從我身上得到的第一個印象是什麼？我們有什麼可以相互交流的？我知道我的答案必是「可信」。我要宣稱、我要感覺到我所說的事是「可信的」。這是最基本的，若沒有確實、可靠性，我的言論只算是好口才，我的寫作只算是純文學。為使語言能反映出一個人，使言語能有生命，使寫作能作為證據，就必須有真實性、誠懇性和可信性。除此之外，其餘一切都算是純技術。

可信，並不是要人相信我所說的，而是要人看到我相信自己自己所說的。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說服任何人，而是要大家看到我相信我所說的。可信，本身不是要證明什麼，或反對什麼意見，也不是要勉強解答什麼問題。唯一的重點是如何展示問題。有些人陳述事情，條理分明，措詞優美，口若懸

河；可是，所說的事情並不是出自他們的內心，他們也未把那些事當成自己的事，顯然只是作膚淺的口頭陳述而已。另外一些人陳述事情，則顯示真實的信念、內心的明證和個人的誠意。這就是重點，當我講話時，我要讓聽眾知道，我說的話是當真的，並不是人云亦云，或是重述他人的話語。我講話，就應當真是在講話；不光用我的聲音，也要用我的良知；不是受別人的委託，而是我從心裡認為必須如此。我說的話，別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不論怎樣，一定要讓他們接受一項事實，那就是：我是真正地體會到我說的。這就是可信性。

我們已經猜到了，可信性來自透明化。當我透明時，我就是我；當我是我時，我就是可信、可靠的。語言是我的，思想是我的，這對任何聽眾都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生命力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我可能對，也可能錯。我可能因誇張或成見而有缺陷、偏見、不公等，因為思想上的瑕疵，和感

情上的缺陷等弱點，我都可能有。但那思想、那感情都是我的，我說的每一句話，屬於我整個的人。只有這種心態，才能使我完全滿足，我也全心追求這個目標。

我追求可信性，因為我需要它，我們也都需要它；按我的了解，這也是今日社會所最需要的。我相信，現代的教會正快速失落可信性，這令人悲傷。言語與行為之間的差距正在持續地加增；官方聲明與實際生活之間的差距正在持續增加，福音與官僚作風之間的差距也正在持續增加。牧人與羊群之間的生命聯繫，一天比一天脆弱。不幸，現在正有愈來愈多的基督信徒，他們不再看重教會，他們任由自己與教會的聯繫愈來愈鬆弛。今天年輕的一代，在把自己付託給任何事或任何人之前，首先要求可信、可靠；當他們發現今日教會的可信度變薄弱，就一聲不響地溜走了。我有一位年輕的姪女，很率直地對我說：「叔叔，請不要生氣！你的宗教，對我們毫無意義！」這就是最大的危機。希望這歷史性的情

沉，激勵我們這一代，促使我們趕緊改造生活形態。我追求可信性，希望縮短我與信徒之間的距離。我們要為此全心投入！

我在大學教數學，有一天我要為學生講解一項抽象而複雜的方程式。當我一步一步演算那方程式時，我的下意識提出警告：我自己的準備工夫不夠。我原以為我很了解演算過程，但當我在向學生們講解時，我才發現，我並沒有好好地準備這堂課的主題。現在該怎麼辦？我可以用誇張的手勢和堅定的語氣來講解那條我不清楚的定理，好像我完全了解一般，並且向學生們強調：我既然這樣清楚講解，如果他們還聽不懂，那便是他們的錯。大概在課堂上也沒有太多人會注意到我要的把戲，因為正如同各時代、各地區的學生們一樣，他們通常是聽而不懂。我可以將錯就錯，再繼續混下去。可是，我的良心覺醒了，我把自欺欺人的把戲推到了一邊。我教書多年，已獲取一些心得，我愛我的學生，也尊重

我的學生。這些寶貴的經驗阻止我欺騙學生。於是，在講到那連我也還不懂的難處時，我對他們說：「很抱歉，原定今天要為大家講解的課題，到現在我才發現，我自己沒徹底了解。明天我再對你們解釋吧！一切課程內容，我一定自己先弄清楚，才對你們講。今天剩餘的時間，我們就用來討論別的問題吧！」整個教室頓時變得肅穆寂靜，鴉雀無聲。對於我這麼直接了當的誠實，學生們還不太習慣，連我自己也不太習慣。次日，我給學生們補講了那複雜的難題。從此以後，我更用心備課了。

那天，我學會了一件比那艱深的數學方程式更重要的事，我學會了達到誠信的方法。如果我不知道的事，我就告訴學生說我不知道；那麼當我告訴他們我知道時，他們才會相信。權威的代價，是先坦白承認自己的無知。如果我顯露自己是「百事通」，結果我可能落個「無事通」，或者至少弄到沒有人肯信賴我所說的話。我可能犯錯，但當我一發現

錯誤，就要立刻認錯；如此，當我清楚說明我實實在在看見什麼時，我就會變得更可信了。如果我要誠信、可靠，我必須先坦白承認自己的弱點。在荷馬史詩中，人們將阿奇里斯（Achilles）浸在冥河中；在德國神話中，人們將小王子齊格菲（Sigfried）浸潤在所斬殺的一條大龍的血中，使他變成一個刀槍不入的英雄人物。同樣地，如果人們也這樣浸潤我，那麼我也可能成為神話中刀槍不入的英雄；然而，我卻再也不能與我的人類同伴來往了。實際上，阿奇里斯的腳踵因未碰到冥河的水，而成為全身惟一的致命弱點，後來果然被敵人一箭射中腳根而倒地身亡。齊格菲的秘密弱點是在背部，因沐浴龍血時背部貼了一片樹葉，這一小塊未沾龍血之處就成了他致命的弱點，後來此處果然被敵人的長矛刺中而喪命。凡是人類，就有弱點。我有弱點，我一向就有弱點，現在我更要了解這弱點，並認清它、接受它。事實上，我不僅能夠受傷，而且曾經再三地受過傷；弓箭和長矛都曾逼近過



我，都曾痛苦地刺傷過我。我可能犯錯，也真的犯過錯；然而我的犯錯卻把我和學生的距離拉近了。

我曾說過，我若硬講那些連我自己都不懂的事，大概學生們也不會注意到。其實，他們很可能會注意到。因為我講話的方式、強力的論證、聲音的提高、手勢的誇張、堅硬的強調等等，都會洩漏我的心虛，也會使學生們懷疑我是否真懂我自己所講的。我們往往無意識地將自己出賣。我們講話的聲音越大，說服力就越薄弱，這是另一種錯失誠信的方式。權威並非來自音量的提高，而是來自與事實的吻合。如果我常說我快樂，我的快樂就變得膚淺了。我若願意強化我的優點，我就應當學習坦露我的弱點。

在公眾場合，我曾經不止一次發過脾氣。我明知這是不對的，我也知道在大庭廣眾之前，應常顯出完全的自我控制，若缺少了這一點，會造成反效果，甚至連我常常講授的「東方靈修」課程，也會毀於一旦。如果主講人發脾氣，用

一個粗魯的手勢，把自己辛苦所建立的一切美好理論一下子全毀了，那麼，靈修何在？他所一再宣揚的東方和氣又何在？這個道理，我全明白；但我還是發了脾氣。事情的發生，通常是在一個重要課程快結束時，或是在繁忙的一天課程將結束時，這時我開始感受到持續工作後的疲乏，也就放鬆了對自我的克制。事情就在這時發生了。我準備鞠躬下台了，我大大方方地延長最後的笑容，此時居然有人問我一些使我生氣的事，或是提出一些已經沒有時間討論的問題，或是問一些不知所云的問題，顯示他根本未聽懂我所講的話，等於我這一天的努力都白費了。如果那些問題，是在我正常的講解過程中提出來的，我會照規矩處理，我會保持冷靜、自制，我會給他一個有尊嚴的、滿意的、恰當的答覆。但是，當我要結束時，當我降低防衛時，問話者不識時務，偏偏在此刻來麻煩我，那我就光火了。我向來不對任何人吹鬚子、瞪眼睛，或破口大罵。但是，如果有人冒失地激怒了

我，不管他是張三、李四，我都曾用諷刺的語言，尖酸刻薄地挖苦他。旁人看到了，都會本能地同情那個被我挖苦的犧牲品——其實，我才是真正的犧牲品。於是我必須認錯道歉，以彌補過錯，因為是我把事情搞砸了。總是有人認為，我辛勤建立起來的美好形象，竟然在最後一分鐘被弄壞了，真是可惜；於是他們同情、安慰我。

可是，我自己並不這樣想。我倒是高興我的失控犯錯，我也知道我為何高興；因為突然的失控發火，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也是我——脆弱的、受傷的、脫韁的我。讓大家都看到真實的我，他們若看過我發脾氣，他們會更重視我的笑容，因為這樣他們才了解原來我也是有脾氣的人，只是平常加以控制罷了！如果他們看見我總是溫和、謙虛的樣子，他們一定想不到，原來我的內在也有怒氣，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又儘量克制著。沒有一幅畫像不是藉著陰影和對比而成為傑作的。看到陰影，人們才會珍惜光明。同樣，披露我的陰暗

面之後，當我再顯示我的光明面時，會使我的可信度提高。

學者說出自己的經驗，會增進我的可信度。我現在所從事的就是這種「家庭作業」。由於我的職務，我必須講話、講道、講課、勸誡和指導。我也像別人一樣辛勤工作；我讀書為的是能講話；我學習為的是能教別人；我研究別人的言論，為的是自己也能說出來。這是一個必要的方法，雖然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開端；但是，若我一直持續這樣下去，就有危險了。我曾訓練過自己重視別人說過的話，而且一再地重視。這樣作很容易、安全，也能達到水準。不過，這是「二手貨」，這只是說話的方式之一而已。其實，我是在重複說別的重說者所重說過的話，等於是「三手貨」。這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是個好的開始，也是一個必須的基礎。我依賴所有的前輩，我懷著感激之心收集他們的言論。可是，什麼時候我才能開始用第一人稱單數的「我」講話呢？開始時，我心懷謙虛、單純和羞怯；因為當其餘的人都

以別人的身分講話時，我竟敢以自己的身分講話，我算老幾呀？但是，我同時也覺得勇敢、果斷、自信；因為，我若不以我自己的身分講話，我的生命還有什麼用？

使用第一人稱單數，這是走了一大步。雖然感到脆弱，但卻是需要的，到了這「個人反省」的階段，就從引證別人的言論，轉變為親身體驗。從前我講話，是因為我曾聽人說過；現在我講話，是因為我親身體驗。我願意體驗到我所教導的每一項真理，我願意感受到我所作的每一段祈禱，我願意活出我所宣告的每一項希望。宣講福音的權利僅僅屬於那些「見過和聽過」的人；如果我在別人前要宣講生命的真理，那麼在某種程度上，我自己也須見過和聽過。個人的經驗是不能被取代的。印度的靈修大師們對於個人的體驗，有這麼一個比喻：你不能代替別人接吻。

幾天以前，我訪問了一座在天主教國家中最奇特的修道院。這是僅由兩個人所組成的神學院，兩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人是神學教授，也是聖經學家，另一人是一年級的修士，他預備當神父。我到小鄉村去看他們，那一年他們就住在那裡。這是一個主日早晨，他們正在舉行彌撒，由神父主祭，修士當司儀，教友約有八十人，這是那個鄉村的全部天主教人口。彌撒完畢，我們三位老友，在一間放了兩張單人床的房內相聚，這裡是他們的住處、課室，和小聖堂。他們很興奮地為我解說他們獨特的體驗。

這位神學教授與他的唯一學生，直接閱讀譯為印度方言的聖經，沒有任何註解。他們不願意由看別人的註解開始，而願意透過基督徒團體的生活狀況及個人的經驗，來尋求聖經在今日要告訴他們什麼。他們要尋找聖經的新義，要使自己接觸神聖的啓發，要把讀經融入具體生活之中。這位年輕的大修士閱讀聖經如此投入，聽他的描述也使我愉快無比。

我被他的熱心感動了，我提出兩點向他請教：你說暫時你不要看任何有關聖經的註解和著作，你要找尋聖經的原始

訊息。好吧，不過請注意，在你的腦海中已經有寫好的註解了，而且它左右著你今後的讀經心態，更危險的是你自己並沒有警覺到它的存在。比方說，當你在聖經上讀到：「你是伯鐸（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時，你會直覺地想到梵蒂岡的建築物，像聖伯多祿大殿的宏偉圓頂，和貝尼尼的柱廊等。可是，當年耶穌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時，可能並未特別想到這些。你能和耶穌一起體驗那神聖的一刻，有如耶穌當年所體驗的那樣嗎？此外，你說你要保持思想單純，不受外來影響，以便接受天主聖言，這也不錯。不過，當你讀完了全部聖經之後，我奉勸你也去閱讀其他聖經註解。為避免受別人註解的影響，不在研讀聖經前讀註釋，這是可以的；但是，為求完備，也不能忽略註解，你不該放棄大師們的教導，和他們長年累積的智慧。我一生最喜歡閱讀學者們的聖經註解。請你學習怎樣綜合你自己的發現與傳統的寶庫。

於是這勇敢的師生二人，決定要從研讀神學開始，然後到達生活體驗。在印度這塊天主即生活體驗，祈禱即靜觀的聖地上，人民努力地生活著。高尚的努力，會將清新的體驗帶到古老的修行中，並使新方法、新進程與古代的研究相融合。這一切都幫助我們重建起大眾所渴望的誠信。在這個迷你神學院，我發現一個實際問題：這小村莊的青年們佔用了修士很多時間，他們問他、請教他，並和他閒談。這必定走向草根神學。

親近有助於誠信。我在城市的貧民區，度過了十年沿門求乞的生活。我去過幾百戶住家，嚐過各種飯菜，與別人分睡過硬地板。我曾在街上蹲在水龍頭下面作晨浴，與無數家庭作朋友，聽他們訴說心事，照顧他們的孩子，祝福他們的婚姻，安撫病人，為亡者送終。總之，我與舊城市郊外貧民區的人為鄰。有人問我：「你為什麼住在我們這裡？」很多人以為我是作家，來研究他們的風土人情，搜集寫作的資



料。當時我那時想過這一點，雖然，實際上我後來寫了三本書，追憶我當年當流浪浪漢的經驗。也有人攻擊我，說我是來偷偷地勸他們皈依天主教；他們甚至企圖阻止我住在正統的印度教社區，只是他們的計謀並未得逞。為解釋我住在他們中間的原因，我天真地重述：是為了誠信，那是我曾經學習來作為生活指南的一個詞彙。我是作家，我寫書、寫文章、在報紙止寫專欄；有不少讀者看我的作品，喜歡我，藉著書信、拜訪，和通電話，我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感情和尊敬，在我心裡我覺得離他們很近，其實我的住處卻離他們很遠。

我住在郊區耶穌會大學校園的一個修院內，按照教會傳統，我們的會院是與周圍老百姓居住的窄巷陋室隔離的。我的讀者們就擁擠在那一大片破舊的民房裡，每想到此，懊惱之情就像一個隱藏的罪一般在啃噬著我的心。我們與貧民之間，平日沒有接觸，沒有親近。我寫的書好似來自遠方，我的文章好似來自外太空，對他們毫無用處。這事使我難過。

我要採取行動，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我決定在我的讀者們居住的角落裡，進行我的寫作。我要跟他們同甘共苦，我要感受到他們的困難，我要體驗他們所住的「窩」。不管我所說的、所做的，和所寫的是什麼，我都渴望建立可信、可靠。拉近距離，才會增加真實性；住在家裡，才有資格談論家務事。最重要的是，與民眾同甘共苦，更使我心滿意足地體驗到真理和真實。就是這信念，使我騎著自行車來往工作，使我在彎彎曲曲的舊巷弄中迷了路，使我敲著那些破舊的大門，深入家庭，交換心得，感受到兄弟姐妹般的溫情，使我變成這個社區的一份子，使我變成這個小城的市民。我的這行動，使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有了意義和價值，因為我所說的所寫的，都是發自內心。

我剛收到一張請帖，是貧民區的一所盲人學校請我參加落成典禮。他們告訴我，他們不要請任何官員、政客來主持這項典禮，也不邀請工商界人士，也不邀請他們所謂的

「職業性的」佈道家。他們要求我出席講幾句話、剪綵，並且祈禱、降福校舍和在校服務的員工，因為他們願意這個典禮進行得更親切、更真實。我瞭解他們的用心。為建立可信性，需要一生的努力；這是值得的，因為誠信會使我們成為有福的人。

寫《人生七言》時，我發現我自傳中的點點滴滴，突然在各處冒出來，這七言不是借自他人或虛構的，不是從字典上抄來的，也不是佈告牌上惹人注目的口號。這七言是內在真實的迴響，是在我心靈深處自然形成的；它們是藉著感情、思考、想像、體驗而呈顯出的。最後，它們在生命本身的開放空間，唱它們自己的歌。但願歌聲繼續不斷。

# 創造力

天國就好像一個……

——  
耶穌

想像、靈感、創意、創造，這些是生命的鹽及心靈的氣息。天主的碰觸，可使黑暗變成光明，使紊亂生出秩序。創造，是世界的開始，是萬物的開始。任何新事物都是由創造開始，凡不是新的事物，便是摹仿某種從前的新事物。創造原是造物者的特權。參與至高者的創造工作，不論怎樣謙卑、簡單、微小、類似、遙遠、象徵、偏差、無關輕重等等，是人類在世間最大的喜悅。創造力就好像天主的火花在人的心中閃爍。

關於創造力，我還不知道我要寫些什麼。我從未寫過一本書而不預先作筆記、收集資料、設計大綱等等。這本書完全是出於一項挑戰，挑戰我選出七言，加以關愛、親吻、裝飾，然後編織成書；使之有如一棵蘋果樹，展現出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在我正式承諾寫此書或簽約之前，有些內容已經在我心中呼之欲出了；而在我正式同意編寫之前，在想像中我已完成了這本書的輪廓。

面對空白稿紙，等待下筆填字之前，我真是既高興、又害怕，既肯定、又懷疑。我預料所寫的一切應令人感到有興趣，但我又懷疑自己是否能用俗世的語言文字，來表達高尚的情操。我懷著虔誠的心，面對空白稿紙，……「寫作」即「創造」，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

「德甘王后號」是印度西部著名的火車，既快速又舒適，它聯結了孟買 (Bombay) 和卜內 (Pune) 二城。有一天，我搭乘這線班車，與同車旅客閒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窗外是高低不平的地勢，及自然美妙的風光。我們的談話輕輕地繼續著，除了車聲外，一切都平靜。有件事突然閃進我的腦海：一位在印度宗教月刊工作的編輯，要求我針對某一主題，發表系列文章，然後集結成書。原則上我同意了，也開始作筆記、構思內容及大綱、收集資料，但是，我卻看不出這本書的中心思想。現在我突然想到了，就在火車的搖晃和汽笛的鳴叫聲中，我突然想到了。這清晰的進程，

就好像一條直線，將我所收集的一切資料串連了起來。這本書就算完成了，只等著花時間把它寫出來，再選個日期出版；在我心裡，一本四肢健全的書已經誕生了。我繼續跟鄰座旅客聊天，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有我臉上的的一絲微笑透露出這個新生兒誕生的秘密，但誰也沒發現。

靈感的來臨，為什麼偏偏在這最想不到時刻、最不利的環境，和最雜亂無章的氣氛中？為什麼當我們召喚它時，它躲藏著；而當我們完全不期待它時，它反而以千軍萬馬、排山倒海之勢湧現而出呢？有沒有任何方法猜測出它的出沒時間表，以及預見它來臨的時刻呢？沒有！在印度，大家常引用神話說：黑天（Krishna）的橫笛，是在荒野裡無人注意時才會響起。這句話暗示著黑天的魅力、戲謔和神祕。簡短的音符、無誤的音調及渴切的招呼，邀請人冒險靠近，接受福祐。然而沒有人知道那音符何時會響，所以人們必須常常準備著隨時回應。愛，所使用的方法，就是這樣。靈感，就

是愛。

細心等待機會，加以辨認並迅速採取行動，這是成功的祕訣。我們單方面不能多做什麼，只有準備自己，提高警覺，睜大眼睛，等待機會。靈感一出現，馬上抓住。這是行動的問題，任何人在機會來臨時，若遲疑不決，必將錯失良機，遺憾終生。有句印度諺語說：「倘若吉祥天女（Kshmi）要用幸運符在你的前額上祝福，你別先跑去洗臉。」否則，等你回來時，天女可能已經走了。我們應當學習認識機會，也知道機會要來。要記得我們從不曉得機會何時出現，我們該常準備著隨時回應，而且要懷著喜悅和信心。我們一生的成就，都是因為善用機會。

我收到的第一封邀請函，是要請我去拉丁美洲訪問。我這一生，前二十四年在西班牙度過，然後來到印度，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生活在東、西方兩種偉大的歷史性文化之中。為描述一個幸運人過著多彩多姿的生活，印度有句方言



說：「一人活二命」。我前後體驗過東、西兩種不同的生活，原已快樂無比，現在更是喜出望外，因為世界另外一種偉大文化的大門為我敞開了，那就是「拉丁美洲」。為我而言，那句印度成語，現在應當改為「一人活三命」了。誰能拒絕這邀請呢？何況，對一個作家來說，旅行是相當有益的。作家寫書，他的書出版、發行了，被閱讀了，可能傳到不知名者的手上，或傳到遙遠的地區；可能在一個完全想不到的時刻，此書激起一個音符，又喚起一個回聲，於是有了接觸，一趟旅行，也跟著出現了。我就是這樣收到這封邀請函的。發函人是阿根廷的兩位女士，她們所主辦的東方研究院座落在美麗的三阿洛淆城（意即三河口，因有三條小河在此城匯合）。她們請我在該學院開一個課。我收到了她們的信，核對了我的行事曆，也請示了我的長上。在回信中，我感謝這兩位陌生女士的邀請，也接受了她們的提議。事後我才曉得我的回信帶給她們多大的震驚。雖然是她們自己先

提出邀請的，但她們並未預期一定會得到肯定的答覆。當她們接到我的回信，並得知不久我就要到達時，我這兩位好主人揮動著雙手，嚇得高聲大叫：「他答應了！我們怎麼辦？」事後，當她們告訴我這段經過時，我們都開懷大笑。一方面，她們邀請我；另一方面，當我答應時，她們又大吃一驚。我很驚訝她們有勇氣敢邀請我，我也欣喜我的迅速回信。這第一次的訪問，為我開啓了拉丁美洲的大門，使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空間。

我有一個侄子，在一家國際分公司擔任企劃經理，他告訴我他在那家公司的工作狀況。他的工廠遇到了改組的問題，他們故意不先檢查現有的系統，找出失敗的原因加以修正，反而將現有的全部系統擱置一旁，再重新設計一套生產、銷售和管理計劃，如同重新建廠一樣。待設計圖規劃完成，組織建立之後，他們才看舊廠有何可用之處，若有，再看看如何把它配合到新廠。起初，他們是想一切從頭作起，

讓人感覺一切完全是新的。他說這是最先進的「設計工程」，有利有弊，最大的優點是，確實能夠培養創造力和想像力。如果只是修補一件舊衣服，便沒有人覺得這項工作會有什麼創造性。但若容許並鼓勵我們選用我們自己所要的布料、顏色，和式樣，我們就可以揮灑自如，甚至創造流行。這種開放的態度，會鼓勵人思想、幻想、想像、冒險嘗試，並去尋找新方法、新趣味。我多麼希望我所喜愛的幾個組織在會議中也使用這種方法！這是年輕人的方法，有時我們也可以用來使自己恢復活力。

我喜歡讀詩來激勵我的想像力。在任何語言、任何文化中，沒有一件東西，比一句隱喻、一首耐人尋味的詩，更能使人的想像海闊天空。我也學著背誦詩詞，一為陶醉於詩情畫意中，同時也為藉著背誦詩詞撫平情緒。背誦詩詞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獲得好記性的美名，其實我並沒有好記性。我願意在這裡引證幾首我最近背誦的詩。這是劉易斯（C.S.

Lewis) 的典型佳作，他一直是我最喜愛的英國作家：

為純樸的鄉民，感謝蒼天。  
他們修剪草坪，澆灌花園。  
閒坐、聊天、健衣、吸煙。  
夏日清晨，還在睡覺打鼾。

啊，快樂的老百姓！  
沒有任何詩詞讚美你；  
坦白說，我還輕視你，  
嫌你的生活懶散平庸。

經過多少爭吵、疲勞，我才知曉，  
還是你們的生活值得叫好，  
強健的田野自然生活，  
正是現代人所缺少。

英國著名的搖滾樂團「披頭四」曾唱過讚美聖母的歌，  
詞意優美，我也把它記在下面：

當我遇到麻煩，

聖母瑪利亞出現在我面前，

說出智慧之言：

凡事順其自然。

當我時運黯淡，

她就站在我面前，

說出智慧之言：

凡事順其自然。

當黑夜烏雲滿天，

還有一線光亮在我面前，

一直閃亮到明天，

凡事順其自然。

當音樂聲使我睜開雙眼，  
聖母瑪利亞來到我面前，

說出智慧之言；

凡事順其自然。

意境真美，是不是？我不寫詩，但我愛詩。柴斯特頓（Chesterton）說過：凡不是詩人的都傾向於成為一首詩。這句話出自他的代表作《新奇行業俱樂部》（*The Club of Queer Trades*）。他在書中說這個俱樂部的會員，限定為發明過某種行業並賴以維生的人。兩個條件都很嚴格：行業必須完全是獨創的；發明人必須賴此行業度日。書中詳述了六種有趣的行業，每一種都具有戲劇性、滑稽的效果。書中隱含的最重要訊息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獨自創造我們的生活，否則，便不能參加那個俱樂部。

創造力，要靠努力才能獲得；想像力，要靠觀察研究才

能活潑；個人生活的創意，只有在研究別人的生活方式之後，才能出現。勤勞工作，常是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有時我可能工作過度；我並非吹噓，也並不以此為羞恥，我只是實話實說而已。在印度教的萬神廟裡，有一位文藝女神，名叫娑羅室伐底（Saraswati），她完全隨興來去自如；但是，若不對她表示敬意，她絕不出現。必須先求她來，而且還必須讓她自由選擇來的時間。按印度教的傳說，男神、女神各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文藝女神坐騎的是孔雀。今天早晨，如同每天早晨一樣，我在大學校園內散步。校園內有很多孔雀，牠們起身很早，牠們用叫聲把左鄰右舍也一大早就叫起來。不久，我就聽慣了牠們那種奇怪的叫聲，好似烏鴉的叫聲，粗糙刺耳。大自然給了孔雀一身漂亮的羽毛，卻給了牠們一付難聽的歌喉。這是自然界的補償定律，沒有人或事物能夠十全十美。曾見過一名快失去耐心的攝影師，用盡了方法，要孔雀對著攝影機開屏，結果是徒勞無功。可是，就在攝影

師不注意的那一剎那，孔雀展開了牠那漂亮的羽毛。孔雀羽毛之鮮艷、亮麗、五彩繽紛，在這個世界上的鳥類，可說無法與之相比。色澤的調和、對比、明亮，使驕傲的雄孔雀的羽毛有如夢一般美麗。瞬間，這孔雀的長尾巴變成了半圓形，直立起來，閃電似的作了一次突然的展露。等攝影師急忙調整鏡頭之後，這隻大鳥已經表演完畢，收斂起扇形的大尾巴，漂亮的羽毛又恢復原來與地平行的狀態。攝影師白忙了一陣，並沒有拍到孔雀開屏。

我們的大學，在校園內養著這群孔雀，我想是為了啓發我們，啓發那些經常順著小徑過來賞鳥做夢的人們。有一次我看見一隻孔雀棲息在牆頭上，展現牠的秘密光彩，我站在旁邊靜靜地欣賞這一場私下的表演，看得非常過癮，我簡直被牠的美麗迷住了。我非常幸運能長時間觀賞這大自然的藝術品。過了好一會兒，那隻孔雀終於把羽毛收斂起來，從牆頭飛下，然後消失在樹叢裡了。我又在原地停留了幾分鐘，



好讓這場美景銘刻在心。這真是一次美好的經驗。不過，為了看到孔雀開屏，必須在校園草地上走很多趟，早晚耐心地等待。努力的人才會得到賞報。

父親去世時，我只有十歲；他把自己的商標留給了我，那就是一種內在的策動力，驅使自己認真苦幹，力求完美。父親是一位工程師，當年工程學校的入學考試非常難，只有少數人能夠過關。我願意像父親一樣，也當工程師，從事當年聲望最高的職業。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父子倆有一段對話，啓發了我從童年起就願意學習過一種認真苦幹的生活。父親問我說：「你長大後要作什麼？」我回答說：「我要像爸爸一樣，當工程師。」「為當工程師，你該怎麼做？」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先該考進工程學校。」「入學考試，最難的科目是什麼？」「數學。」「現在你知道該怎樣做了。數學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計算問題。要記住，你的老師在課堂上計算一個題目，你回到家，自己要計算十個類似的題

目。」

這段話，我永遠忘不了。真正的工作，是自己在家裡所做的「工作」，而不只是老師在課堂上所指定的作業。不錯，作業是必要的，不過，這只是個人工作的一種準備和激勵。其中的秘密是，不論是讀書研究或維持生活，那使我們感到滿足的，並不是別人指定我們做的那些事，而是我們自動去做的那些十倍的事。當時我年紀雖小，但此教訓銘記在心。我領悟了家庭作業的真諦，我也明瞭個人的自動自發，超越了一般的強制性規定。雖然課堂上老師並未要求，我還是努力預備功課；雖無考試，我仍舊讀書；我讀書超過所講的教材，甚至超越界限。這就是到達成就之路。

後來在修希臘文課程時，我們讀到希臘悲劇作家沙孚克里斯（Sophocles）的作品。在課堂上我們只選讀了他被公認最好的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我又本能地私下讀了其餘的六本；說也奇怪，我更喜歡這六本。

我很喜歡《厄勒克特拉》(Electra)及《安提戈涅》(Antigone)，連那本描述圍攻特洛伊城勇士的《埃阿斯》(Ajax)，雖然口碑最差，我也覺得比千古不朽的大悲劇《伊底帕斯王》更有趣味。理由很簡單：《伊》劇是規定選讀的，而其餘的劇本是我自己私下讀的；對於我們自己發現的事物，我們常是加倍喜悅。為了應付考試而研讀古典文學，可以掌握到文學技巧，但卻抹殺了樂趣。當我練習鋼琴為通過鑑定考試時，教授把課堂上提過的奧國作曲家莫扎特的奏鳴曲給我看。之後，我買了莫扎特的全套奏鳴曲，不管考不考試，我從頭到尾演練一遍。當我發現一曲比一曲更好時，我怎麼彈奏一曲而放棄另外一曲呢？於是，我陷入做事務求完全徹底的「解放的強迫性行為」之中。我稱此作風為「強迫性行為」，因為它會變成一種癮，當我盡心盡力而未達成所希望的目標時，它會造成傷害和挫折。我又稱之為「解放」，因為它會幫助我們抖掉平平凡凡的枷鎖，而刺激

我們發揮一切潛能，驅策我們在任何時間、對任何工作，都盡心盡力。這就是到達卓絕之路。

我進入印度東南部的馬德拉斯大學讀數學時，導師告訴我有兩種課程可選擇；一種是如同一般大學的普通學士及碩士課程，另外一種是「榮譽課程」，只要通過考試便可獲得優等學位。當年，這榮譽課程給馬德拉斯大學帶來崇高的聲望，當然修課條件也非常嚴格，即使一科不及格，也不准重考。我馬上選擇了「榮譽課程」，以後為完成這項決定，我幾乎丟了一層皮。我還有另一個經驗，在正式的語言學校，讀完了一年印度話以後，我的同伴們照例都轉讀神學，預備晉陞鐸品了。耶穌會修士的陶成期比較長，他們不願意我再延長了。為學印度話，我已經把晉鐸時間延後了一年；但是我清楚知道，只學了一年的印度話是不夠的，如果就這樣算了，以後再也無法運用自如了，將來一輩子只能說半生不熟的印度話。於是，我決定留在語言學校，加讀一年。這項決

定作得相當艱苦，在當時算是一個大犧牲。但是，經過這一年的磨練之後，我的印度話足夠熟練，當我入神學院時，說、讀、寫，都能運用自如，而且還持續地在進步。那額外一年的語言訓練，改變了我的一生，使我在這塊土地上扎了根，把我這個人領進印度文化、民眾，及其生活中。

還有，在我第一本英文書出版以後不久，我收到一位西班牙書局老闆的信，他要求我將此書翻譯成西班牙文出版。我答應他出版，但未答應翻譯成西班牙文。書是我寫的，我知道翻譯工作多麼傷害原著；西班牙文是我的母語，長久未用，難免生疏不夠流暢，但我可以重新溫習文法和詞彙，勤查字典，用西班牙文將書重寫一遍，而並不只是翻譯。這個工作相當艱辛，但是我再次向艱辛挑戰。現在我仍是這種作法，竭盡所能，有始有終，盡力做到最好，絕對遵守信用。老師算一題，我自己算十題，我從小就是接受了這樣的訓練，多年來我就是這樣工作，我現已進入七十古稀之年，我

還要這樣繼續下去。我還要繼續努力！

以上所言，好像有點自我誇耀的意味，有此可能；不過，書一開頭就說好了的，這是寫自傳式的書，那就順其自然吧！不管是光榮或是恥辱，我對事情的感覺就是這樣。做事半途而廢，會使我發抖。我厭惡品質低劣的工作。我知道自己不能面面顧到或十全十美，我也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也自認還有不少別的缺點；但在可能的範圍內，在我的能力所及之處，不論做什麼，我都要盡力做好，而且堅持到底，決不半途而廢。

印度的古吉拉特語（Gujarati）相當繁複，頗令人頭疼。印度聖雄甘地，是印度古吉拉特人，當局曾借重他的權威，企圖把紊亂的古吉拉特語重整，使之標準化。儘管如此，拼法仍不能規律化，只有少數人知道也認真地按正確的方法去拼字。我曉得民眾會原諒我的錯誤拼法，其實他們大多數根本不理會我的錯誤。然而，我不原諒我自己，即使是私下給

朋友寫信，若一個字有疑惑，我會找出隨身帶著的一本小字典，立刻檢查；總之，下筆之前，我一定要搞清楚。我不知道這算德行或毛病，反正這就是我的作法。不管我做什麼，在可能的範圍內，在我淺薄的能力之下，我都要把事情認真做好，也盡量做好。我曾發誓，凡事要做得盡善盡美。

勤勞工作，是使想像力開花的最好沃土。發奮圖強有助於創造力。只有當我們經常保持迎接靈感的心態，靈感才肯光臨。讓青草地保持平坦、鮮綠，那位智慧及靈感的文藝女神的孔雀，才會飛來開屏，展示牠那艷麗的羽毛。

# 親密

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

——  
若望



親密、靈敏、周到、溫柔，這些名詞，光是寫一寫，就會使我的五內感覺溫暖。友誼在我們的生命中佔重要地位，人類的心靈最後在愛中才得安寧。如果心靈是空虛的，其餘的聰明、才智、名譽，以及事業成功等等，都沒有多大用處。人必須學習怎樣去愛和被愛，這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可惜很少有人教導我們，就連現在，人們顯然還是避而不談。最近有幾位初學院的修女告訴我說：她們的初學導師教導她們，如果她們感受到有愛某個人的「誘惑」時，她們應當到初學院中庭的耶穌聖心態像前，去擁抱那座大約一人高的態像。如果我看到一位初學修女擁抱那座聖心態像，可能我禁不住要問她：「妳受誘惑愛的是誰呀？」至少她會羞得臉紅，這對她有好處。我們要承認，我們都受過誘惑。

親密來自透明的思想和有感情的心。我知道我能告訴我的朋友，有關我的一切感覺，告訴他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我所想的、所要的、我的一切憂傷和喜樂，不管它們看

似多麼愚蠢，也不管多麼無聊。其實，我高興地告訴她或她，因為我知道我所講的，他或她會瞭解，也都無條件的接受。這並非朋友們不會批評我、反對我，或指出我的不當，他們一定會這樣做，我相信這些會幫助、光照、引導我；我也全心接受，因為這些意見是出自他們，朋友們對我的看法，會使我更認識我自己。不過，我感覺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有關我的事，我喜歡告訴他們什麼，我就說什麼，沒有任何壓力。我隨時準備說話，也隨時準備聽話；我確信親切的交談，會讓我愉快，雖然我們彼此所談論的，可能無關輕重。

老朋友偶然相會，常是大家所渴望和喜愛的。當我們遇到危機、沮喪、焦慮、挫折、事事不順、生活厭倦，甚至厭世時，這時若有忠實好友前來解困，頓時所有煩惱傾洩而出。我們也說也聽，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時而默默無語，時而高聲大叫；一種安適感撫平了受創的心靈，因為問題一

說出來就解決了，傷口一揭露就痊癒了。人類天性就是如此。在一個我信賴的人面前，只要我懷著愛心把話說出口，就可以解除危機，減輕煩悶。分享經驗，會使我們的關係更親密。友誼是值得一生去贏取的目標。

除了分享意見之外，友誼的另一基本要素，最深厚的感情和個人的親密關係。有時，一種隱密的內心震顫，使我感覺到受某人吸引，而對他人不感興趣，這是沒有任何理由或邏輯可言的。實際上，沒有任何客觀的解釋，或明顯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外貌或條件，指出某人比別人更適合我的感情；然而，二人之間的情誼無形中建立了起來，互相羨慕，互相關懷，交情就這樣誕生了。彼此之間不只是談論問題，還要相聚；不只是通信，還要會面；不只是思念，還有感情。我們可以一起談心，也可以靜默不語；我們可以長時間聚會，也可以只是短暫的一笑；我們的交情，從莽撞的年輕階段，到穩重的成年階段，一直在成長。以往美好的回

憶，常使我感覺溫暖。友情在相聚時增長，在分離時也增長。交情會使微不足道的小事增加意義，會給痛苦帶來快樂，會給諾言帶來永恆的希望。當兩位好友相互信任、攜手合作時，二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都提升了，這種關係會產生影響人心的力量。

我等候一位朋友，等了整整兩天。他就是我前面所提的在迷你神學院讀書的那位修士。他通知我要在本週六及週日來看我，現在已是星期一了，既不見他的影子，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我反省一下我的感覺：他通知我說要來看我，我很高興；但他未露面，我覺得不舒服。雖然他說了要來，但如果他臨時遇到急事，而又無法通知我，他仍可自由不來，我也接受。我說我也接受他的未經通知，即自由取消約會，因為相互間的自由是維持友誼的一個基本條件，我若強迫他履行諾言，那將會傷到感情，危害到我們的友誼。讓他覺得自由，願意來就來；為了任何相稱的理由，他也可以自由取消

約會。勉強他來，是破壞會晤。或是完全出於自由的相聚，或是不聚。

傳統、錯誤的堅持行為認為你應該來看我，我應該去看你，你若不來，就是不關心我；我若不去看你，你會以為我看不起你，我們的關係也隨著衰退，我們還向著不幸邁進。這樣做，只會使友誼削弱，甚至破裂。自由是第一也是首要的，怎樣感覺，也要怎樣表達；理論上如此，實際也如此；在你那方面是這樣，在我這方面也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我接受你的爽約不來。這並不是說，你來與不來為我都是一樣。不，完全不是這樣。昨天與前天，我整天留在房間內，等著你。如同「等待果陀」，而果陀沒有來。我等待著，就像個囚犯。結果還不錯，因為我正在寫這本書，這兩天我寫成的稿紙比預期的多出一倍。假如你再爽約一次，我這本書可能會提前完稿。這一切都很好，我寫作時，喜歡卯足了勁，如行雲流水般，一氣呵成。你來看我時，希望愈快愈

好，請不要通知我，你的出現會帶給我極大的驚喜。請不要為週六、週日不能來而作任何解說，也不必解釋臨時有什麼急事使你不能來，雖然你記得這次約會，也真的打算來。不要給我任何解釋，因為那只會把事情弄糟，把我們的友愛之情變成交際應酬，那是天主所禁止的。簡單地說，在想不到時刻，歡迎你隨時光臨；我所盼望的，就是要在你臉上欣賞到你看見我時的那種喜悅，看到你那閃亮的目光、你那愉快的表情，你那調侃的笑容、你那輕鬆歡樂的體態，以及你那宏亮的聲音。我所期待的就是這些。願我們的友誼繼續增長，雖然有時生活不是那麼如意。希望不久你就會出現。我知道在你所住的偏僻鄉間沒有電話，但有小路通往大路，你可以在大路上搭乘公車進城。趕快來吧！

從她是小娃娃時我就認識她。我看看她長大、上學、畢業、結婚，然後搬到孟買，與丈夫和公婆共同生活，他們住在一個開發中的龐大區域，居民又多又雜。離開自己的父

母，而與公婆及近親組成的大家庭共同生活，為一個印度新娘常是很辛苦的。如果新娘原是一位嬌生慣養的小姐，而其父母又屬於印度貴族，要尋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伴侶，很不容易；而嫁到婆家改變生活方式，為一個千金小姐更是困難重重。她原來一直住在我們的小城裡，日子過得快樂自在，現在必須隨夫搬到首都孟買，大城市會把新來的人變得渺小。她去了，轉瞬之間幾個月過去了。我正好應邀到孟買做一次演講，我沒有被大都市的人潮吞沒，因為主人來接我，替我安排一切。在預訂的工作期間，我有一天自由時間，我想去探險一番。主人安排了一部汽車，一個司機，聽我指揮。我既然有那位千金小姐的地址，司機應該找到那個地方。我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進入她住的那個地區。孟買城的範圍真是太大了。我們又花了半個小時，才在九彎十八拐的巷道內找到了穿越郊區的那條路，我們終於找到了她的家。我們爬上狹窄的樓梯，這座房子遠不如她娘家的豪宅大院。司機

先生服務到底，他敲了門。那位小姐親自開了門，她並沒有看到我。我藏在樓梯的一角，看到了她迷惑的表情。她望著司機問道：「你找誰呀？」這時我從藏身處出來，呼喚她的名字：「阿娜兒！」她看到了我，立刻容光煥發：「神父！」她不顧周遭環境，立刻撲上來抱住了我，喜極而泣，我輕輕地撫慰著她。我們走進室內，她把我介紹給她婆家的人，並為我端上茶來。真是湊巧，我們聊天時，她父親從另一座城打長途電話給她，我也跟他在電話裏聊了幾句。那位小姐高興得不得了，她的公婆等人看到像我這樣的人遠道來看她，都欣喜極了，她遠在家鄉的家人也為這項意外驚喜而高興。其實，最大的快樂應當是屬於我的。在現今這人情冷淡的世界上，這樣的會面使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得以強化。

有時，我長途旅行，去探望一位朋友，同他或她親切的相聚幾天。我需要用溫情的調劑，來減低達爾文那種生存競爭的殘酷無情。我需要知道，至少還有幾個人是為了我而愛



我，而不是為了我的書、我的演講，或我的事業成功而愛我。在那些只喜歡我的臨在和我的友情的人面前，我需要暫時停下我的工作、勤奮和效率。在我面對兩千人演講，並答覆他們的問題之後，聽眾鼓掌聲和歡笑聲雷動，我知道有一個瘦弱的身影，遠遠的坐在大廳後排，我猜她也發出滿足的微笑，想到這裡，我深感欣慰。當眾人散去以後，她告訴我：「我自己一直在笑，我很喜歡看見大家靜聽你的演講，又拍手表示贊成。我喜歡見你為他們在書上簽名，又降福他們。這些我都不需要。我從遠處聽你講話，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就感覺心滿意足了。雖然我遠遠地站在最後面，你也從未在書上為我簽過名，可是我一直覺得離你很近。這正是我喜歡的。距離雖遠，心情卻很近；讓你知道我在現場，現場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支持你。我這樣做對嗎？」是的，羅麗萊，對！

當我面對兩千人演講時，友情是一個大幫助，讓我保持

鎮靜。我知道我的朋友在現場，我的演講成功與否，他們對我的友誼不會變。這項信念滲透我心，使我不怯場，而以冷靜的心態面對群眾。情感會使人輕鬆、不費勁，接納會增進彼此間的意見交流，而安靜的笑容會引起熱烈掌聲。我最好的朋友們，就是這樣支持我。生命中友情之可貴就在這裡。

在一趟國外演講、訪問、研習之後，最近我收到一些信件。有的給我熱烈回應，有的感謝我的訪談，有的批評我的態度，有的要我再回去一次。有一封信說：「當我們到機場給你送行回來後，所有的修女們都在談論你，很多人，問你做些什麼、說些什麼，知道的便回答了。我只說了一句話：『他已經搭印度航空班機離去了。』我無法再多說什麼。」其實她才是說得最多的一位。

幾小時以前我又收到另外一封信。「十七日家母突然過世，我趕去奔喪。我一聽噩耗，立刻讓你知道了。」他最後這句話，是用斜體字寫的。這些字對我好似變成了活的。

我年輕時，到印度後，第一個暑期，病倒了。病情並不嚴重，只因我這西方體質無法適應當地熱帶氣候；水土不服，又加上季節性的敏感，致使全身皮膚腫脹，呈現紫色波紋。於是我被送到有自然天堂之稱的柯代卡那（Kodaikanal），這裡有令人難以忘懷的天然美景，這裡也是我一位至交的出生地，但因病魔纏身，我對美景已經完全失去興趣，我只是孤獨地躺在病房裡，忍受病痛的折磨。一天，忽然院長神父出現在我門口。他是一位很能幹、很有效率的行政人員，他來向我施展他的效率。他也不先問問我的病情，就對我說：「我了解你的狀況。我已打電話給這裡的醫師，他一定會兒就過來。他會給你適當的治療。如果三天之內，你的健康仍無起色，我要把你送到馬德拉斯城（Madras）的醫院去。你放心吧！」我還來不及開口講話，他已經轉身走了。我氣壞了！我心內燒起一把火，比我全身皮膚的燒痛還要厲害。他們要怎樣或在何處給我治病，都沒關係；這場病還不

致要我的命，你不必考慮我的殯葬問題。不過，看在老天的面子上，至少你該把我當人看待！看看我的臉，慢慢聽我說幾句話，聽聽我親自說說病痛，鼓勵我，告訴我很快就會好了，雖然你我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好。拜託，你就為我多花一點時間，坐在我床邊的破椅子上，陪我一會兒就好，這是我全心所盼望的，因為我剛來到這個國家，這是初次到印度，我孤獨一人，臥病異鄉。他真是一個有效率的主管，在聽說他的一個屬下生病住院後，便立刻採取了該做的行動，他所做的就是如此而已。該死的效率！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寧可讓醫師給我瀉藥吃，我也不願意接受一個失掉人性的職業診斷。這是我來印度後第一次生病，那個敏感症已經痊癒了，但內心的疤痕依舊存在。我現在說出來，就是要把它除掉。

靈敏，是德行中的德行。缺了敏銳性，其餘一切德行就不再是德行了，靈敏本身便是一種高尚的德行。從面容上看

人，覺察到其情緒，猜測到其需要，預見其希望。詢問，出於真心，而非出於形式；聽人講話，出於自願，而非出於公事。只要情況需要，全心協助，而不要不耐煩地看著手錶。儘量不要採取那些在應酬場合所使用的虛偽客套。要會辨認肢體語言的意義，並學著靈活使用；例如：輕輕安撫、拍拍肩膀、握握手、含情望望、惜別依依、溫和含笑。誰能作到這些呢？愛的學校，是生命的學校。

今年有一位年輕的耶穌會修士加入我們的團體，他現年二十七歲，奉派管理大學部學生宿舍，對一個年輕人而言，這個負擔很重。他做得很好，也很快地融入了我們這個團體。在這裡他算是個無名小卒，因為我們這個團體，是由一群稍有成就的人組成的，每人在各自的領域內都很傑出，而我們也都比他年長很多。整體看來，我們喜歡懷念過去的黃金歲月，喜歡重說我們的光榮事跡，藉此標榜我們當年的作為，也為提醒我們這位小老弟，若願意成功，便要符合所期

望的這些標準。可是，他有自己的個性，在短時間內，他證明了他是一位極優秀的舍監，贏得整個宿舍的尊敬與愛戴，更獲得我們這個團體的敬愛。一天，他來到我身邊，把他心裡的話告訴我：「卡洛斯（Carlos），只要你需要出差辦事，告訴我一聲，我會開校車送你去。這是我的榮幸，沒有問題。」我稍作考慮，然後回答說：「你知道嗎？這一輩子，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話。我在這所大學住了好多年，我不開車，盡可能走路。只是在前些日子我出了一次車禍，有一個人騎著重型機車撞到了我，當時我是穿越一條單行道，他逆向全速衝過來，把我撞倒在地，之後就跑掉了。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手和膝都在流血，僥倖骨頭未斷，我的眼鏡也被撞落，我四處尋找。我這把老骨頭真的需要保護，我接受你的好意。以後若有需要，我會請你開車送我。還有比交通工具更可貴的，就是你那自動協助我的盛情，這深深感動了我，我會珍惜的。本來我對你還不太認識，但從此刻起，

你是我最特別的朋友。」

一次友善的接觸，足以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對於細心靈敏、溫柔等表達，我自己特別重視。獨身守貞，把我的生活完全限制在男性世界裡，使我在與人交往和工作態度上，缺少了女性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典雅氣質。因此在想不到的場合，若輪到我接受女性如護士般溫柔的照顧，我會格外珍惜。

一個半月以前，我落難在一座修女院中，人家原來請我去講幾場宗教生活，結果我遇到了麻煩，因為我一抵達修院，就開始發高燒，喉嚨沙啞，感覺全身無力，我患了嚴重的流行感冒，在起程之前，我已覺不適，差一點就要取消行程。不管怎樣，我還是準時到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們好像很高興：「我們來為你治病！」她們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陣。我成了一個無助的病患，落在她們手中，任憑她們的擺佈。她們眼中有機可乘，平日都是像我這樣的神父們對她

們發號施令，今天她們可要在我身上採取報復了，我得不到一點寬容。她們中有些人立刻到附近的樹林中，採摘藥用的樹葉和野草，對這些草藥她們都很熟悉，也很會使用，這就是用來治病的本土偏方。另外一些人搬來一口大鍋，盛滿了水，放在燃燒的木柴上把水煮開。然後將樹葉和野草投入滾水中，同時嘴裡還用我聽不懂的土話唸唸有詞，我分不清是基督徒的祈禱，或是異教徒的咒語。她們好像莎士比亞名劇〈馬克白〉中的巫婆，繞著鍋爐跳舞；不過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她們很快樂。稍後，她們把我那赤裸的軀幹放入藥湯蒸鍋中，為我蓋上毯子，她們又命令我攪動藥湯，做深呼吸使自己冒大汗。就這樣我被折騰了大約一小時，她們圍著我，又說又笑、又唱又跳的。最後喧嘩聲終於停止了，有人下命令：「一、二、三！」她們立刻把所有的毯子全部撤走了，把我全身擦乾，叫我躺在床上，不許動彈。我逐漸失去了知覺，足足睡了十個小時。醒來時，我的喉嚨聲音恢復



了，肺部呼吸順暢了，而且感到饑腸轆轆。又是一陣七嘴八舌的喧嘩聲，這一群人正準備餵我吃飯。我弄不清楚，究竟是她們照顧我而覺得更快樂，還是我被她們照顧而感覺更快樂。愛的施予和接受都是美好的事，因為那給的人和那受的人，都是有福的。我多麼渴望再得一次流行感冒！

親密是生命的核心。我們應當敞開心胸去迎接別人的感情，靈敏和溫柔。我很喜愛這些字眼，因為這些字眼終身受用。我切願自己，也祝福天下的男女眾生，都享有親密的恩典。因為親密就像神聖的火花，打從內心深處使我們變成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沒有愛，就等於沒有生命。

# 驚奇

耶穌聽了感到驚奇。

瑪實

孩子的優點是：天真無邪、能看、能學、能做自己。面容開朗、目光澄徹、記憶清新；樣樣新鮮、事事好奇，因為每件事都是初次見到。人有多少驚奇的能力，就有多少生命力。

一個年輕人向一個成年人問主意。年輕人心懷大志，他希望為國家，甚至為全世界做點什麼，他希望藉著長者的支持強化他的夢想。年輕人向長者披露了夢想，因為他以為長者的人生經驗豐富，所以等候他的鼓勵和指導。那位長者聳肩，謙虛地回答說：「在你這個年齡時，我的想法也跟你一樣：我要去征服世界，我要用和平、正義的新秩序去拯救人類。很有趣，是不是？可是，現在我上了年紀，我也看到了實際情況，我也懂得：人類自己造的孽，不是你、我，也不是任何人所能改善的。事實如此，你就認命吧，而且愈早愈好。把你的春秋大夢拋到腦後去，你要不擇手段弄一份好差事，就讓其他愛作美夢的傻瓜們，為一項從來沒有人達到

的目標，去浪費光陰、折磨生命吧！這是我送給你的最好勸告，你還年輕就聽到了我的勸告，算你幸運。現在你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看這個長者簡直就是兇手！他正在謀害一個年輕人，破壞他的美夢，毀滅他的理想，扼殺他的生命。那位年輕人，與消沈的長者會晤之後，又來看我，他問道，那位長者說的對嗎？每個人都這樣嗎？生活真的像他們所說的那麼絕望嗎？事情永遠都是一成不變嗎？是不是真的沒有希望了？我該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會培養希望，就有希望。那位長者的悲觀，是來自他個人的失敗經驗。對某些人來說，世界不會改善，你若企圖改善它只會使你失敗。真的，我們並不是能為世界指點新途徑的先知，即使是先知，在他們那個時代，也沒有多少成就；他們疏遠當局政權，且往往以悲劇收場。這些都是真的。一般而言，我們發現有兩種類型的人，一種人失望，

完全放棄，另一種人還保持信仰，願意過完整的生活。當你眼見個人的理想在現實的世界裡沒有立足之地時，仍然不氣餒，這是什麼意思？你懂嗎？

回顧一下我自己的生括，這是我所過的唯一生活，是我所了解也自行處理的生活。在我看來，我個人的生括可說是社會的縮影，雖然微小，卻能作生括的實驗室、現實的初級小學，它將個人經驗投入社會現象，由個人生括去了解世界歷史；我在自己內找到希望的經緯、生命的喜樂、年輕人的美夢及信仰的許諾。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活出上述這一切，使我的生命成為謙卑的誓言及福音的標記，指出這個世界還是有希望的，人心還是有溫情的，生括還是值得過的。

他們告訴我，我無法改變任何事或任何人。他們忘了一點，我可以改變我自己。我可以改，也可以不改，但是我不能改。這事對別人可能沒有多大影響，但對我有影響。它在我身上可以變成一盞明燈，照亮我自己的路，也幫助那些願

意在自己身上看到光明的人。我的責任心更督促我，使我也去照亮那些認為自己根本不可能改變而逃避工作的人。

失去天真才會出現悲觀，孩子是不會悲觀的。如果我們願意重新開始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現活力，我們必須恢復天真無邪的心態。我們所認知的生活，在我們見識到其廬山真面目之前，已經被人偽裝過了。在我們見識歷史之前，他們叫我們背誦歷史；在我們創造路徑之前，他們已經把我們的路徑設計好了；在我們還沒有開始閱讀故事之前，他們已經把故事的結局告訴我們了。翻閱檔案，你會找到一切。那檔案已經被塵封很久了。躺在灰塵下的是先人們的遺物，想當年他們也曾經有力量、幹勁、熱情、活力。我們必須掃除檔案上的塵土，恢復生活歷史的真實性。

義大利近代作曲家史卡拉第（Scarlatti）每天為他的學生們譜新曲，讓他們練習彈奏，這也就是為什麼他遺留給後人那麼多作品之故。每天寫一首新曲，每天早晨都感到驚喜。

激勵情緒的方法之一，就是細細欣賞新曲。另一個方法是如同聽新曲一樣去聽舊曲，就是儘可能地欣賞一首樂曲，雖然這並非首次聽，甚至已聽過很多次。作品是一樣的，但耳朵可能是新的。只要耳朵會跟新演奏調和就是了。生命雖已活過多年，仍可更新，只要我們知道如何用純真的耳朵去聽你的生命，當年史卡拉第憑一時靈感為學生們寫的那些練習曲，今天在音樂會中變成觀眾一再喝彩的作品。這一切變化都在於我們。德國大作曲家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樂，我聽過很多次了，最早是在我的童年，父親用舊式留聲機放給我聽，那時大唱片尚未發明，每放五分鐘音樂就要用手給老留聲機上絃一次……，直到最近的這一次皇家音樂會，在權威的指揮、樂隊的演奏，以及美妙的氣氛下，天下最好的樂曲得以重現。我最後這一次聽這首第九號交響樂曲，是在馬德里皇家戲院的特殊佈置之下，由羅培茲·柯柏（López Cobos）的魔術棒指揮演奏的。在某一時刻，突然，有歌聲首次

插入交響樂中，然後整個的合唱團加入，唱出德國詩人席勒的「快樂頌」(Ode to Joy)：

快樂呀，神仙的亮光，

高天的大能女郎，

我們因聖火而陶醉，

飛進你美妙的天鄉。

冷漠無情引人走向迷途，

然而，你的魅力令人團聚一起，

只要抓緊你那寬仁的雙臂，

四海之內又將成為弟兄姊妹。

淚水沿著我的面頰流了下來，我無法解釋我的情緒。原來並無新事，可是又樣樣不同、真實、生動。每個音符震撼著我，就好像是第一次觸動我的心一樣。對於我的感覺和突



然湧上心頭的情緒，我自己都覺得非常驚訝。我全身抖動，從內心深處感覺歡喜若狂。最後一個弦音漸漸消失了，我含著眼淚，瘋狂地鼓掌。這種情況發生過不只一次，我並非刻意流淚，但是當藝術品含淚送給我時，我欣然接受。

我在成年以後，對於古老藝術之美的新發現，我相信是受到我遲來的青年期的影響。我未曾有過青年期。在十五歲時我加入了耶穌會，從童年期一下子就進入了成年期，根本沒有經過青年期。當時人家稱我們初學修士為「穿黑袍的小學生」，問題都在那黑袍上。修會的三願，已經在我的生活上留下了標記，使我完全奉獻，過一種與眾不同的、與世隔離的、退隱的生活。同時三願也帶來超量的保護，使我解脫了一切實際的煩惱，而那正是我昔日的同學們所必須面對而且深受影響的問題，諸如：掛慮家庭、職業、婚姻和社會等等。

三願是神貧、貞潔、服從。神貧願不許我接觸錢財，直

到今天，連最簡單的賬目我都不會管理，雖然我是數學教授。我感覺不到金錢的價值，我不懂什麼叫通貨膨脹，也看不懂預算或收支賬目表，也不會計算在櫃台上交易時找回的餘錢。我對物價沒有概念，我感覺不到每個月月底必須把薪水帶回家的負擔，也不知道保險如何運作。這些事對我都很陌生，我是在一個不管財務的環境裡被帶大的，既不關心，也不憂慮。這樣自由自在，我很感激，但也很遺憾這樣的訓練在我身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我是一個金錢文盲！

貞潔，我們稱作「天使般的純潔」；對於這件事，天使並沒有教給我們太多，因為他們沒有肉體。在一個純男性的團體中，我度過了兩年的初學院生活、三年的文學院生活、三年的哲學院生活、四年修數學博士學位（當時在馬德拉斯城的羅耀拉大學並非男女合校）、兩年學印度話、四年讀神學，最後為牧靈訓練又在卒試院度過一年。在這麼長的歲月裡，我幾乎沒有在近距離之內看過一個女人的面容，這足以

使大畫家畢卡索本人的靈感枯竭。當我在西班牙南部一座漂亮的小城讀文學期間，當地的女孩們向法院長神父告狀，抱怨耶穌會的修士們從來沒正眼看過她們的臉，她們抗議說：「我們有那麼醜嗎？」她們不曉得我們有一條會規：「除了見面問候或辭行以外，與人談話時，禁止看那人的臉。」我們也都小心翼翼地遵守此會規。我們住在鄉間，路過她們的街道，我們走路很快，又常是三人同行，根本不會有見面問候或辭行的情況，所以我們也就沒有注視過她們，她們就覺得受到了輕視。如果我們跟她們一起玩樂，有失落聖召的危險。後來這項會規修改了，允許我們看別人的臉了。可是早年的習慣在我身上留下了這麼深刻的影響，以致於我今天與人談話時，仍舊覺得不便注視那人的臉。在這裡我只想告訴那個小鄉鎮上的女孩們：當年我們沒有正面看她們，不是因為她們醜陋，而是因為她們漂亮。

恐怕我身上最深刻的標記是由服從聖願刻劃的。當兒童

發育到某個年齡，開始計劃自己的生涯，塑造特性、人格和未來時，要採取重要的抉擇，這抉擇將決定她們一輩子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年齡的我們這批耶穌會年輕修士們，被別人和氣地帶領著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項活動到另一項活動；我們從不問「為什麼」，也不知道要到何處去。為我們這個年齡，一般人經常有的牽掛，我們都避開了。為一般人而言，他們要決定學什麼、跟誰結婚、從事什麼工作、住哪裡、生育幾個孩子、如何教養孩子、有錢怎樣花、沒錢怎麼辦、與親朋好友如何相處、如何規劃生活和老年……這些都是他們要抉擇的，他們要以認真、冒險和勇氣來面對這一切。然而，我們沒有經過這麼多煩惱事，我們享用的都是現成的。你去哪裡、你讀什麼、你吃什麼，這一切都不用你擔心。我並不是說這種生活容易，我只是說這種方式剝奪了人生命中的一部分，這部分為任何人都是最重要且無法避免的；就是這一部分使人作抉擇，也因而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個

別性。我們失掉了生命發展階段的那種成熟氣質。

我根本沒有要求到印度來，我倒是表示過願意作「犧牲」離開祖國；當時在修會內，這種行動被賦以極高的評價。我曾表達過願意被派到日本，在當年這是很熱門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投降，由美國託管，西方文化也隨著進入日本。教宗庇護十二世認為若在那時立刻派足夠的傳教士到日本，日本將從西方接納基督宗教及科技文明。於是他向耶穌會的總會長徵求志願軍，我一看這是好機會，就應徵了。我的毛遂自薦也被錄取了，不過目的地卻由日本改成了印度，以便配合最高指揮部的計劃。為這次更換目的地，我高興極了，因為在這件事上，眼見天主教藉著我的上司而主動指導我的生活，所以連我生活的地方都不是我自己選擇的。當時這種事使我很高興；每樣事情，別人都替我安排好了，真使我感到心滿意足。

就是這些情況剝奪了我的青年期。我並不是說這是錯誤

的，或說這些事傷害了我，或說另外一種方式會更好，或怨恨自己被人如此安排。都不是。當時這樣安排很好，每種植物都有它成長的春天。我的訓練過程雖然有很多缺點，訓練的結果，畢竟還不算太壞；我甚至懷疑，比起那些有特權的自由派年輕人，我更勤勞工作。凡是該做的，我都做到了，凡經過的事，我也都欣然接受了。然而，我失去了青年期，我錯過了挑戰、驚奇、探險、恐懼、驚慌，也沒有察覺我的心靈在日常的憂喜環境中成長。我沒有注意到我這棵樹是怎樣長大的，在我尚未認清春夏秋冬四季以前，我發現果子已經在我手中了。我根本沒有遭遇過「天使般的純潔」的危機，我猜想那些幽居天空而與世俗隔離的天使們，也不會有貞潔危機。不過，我總覺得在我的生命中遺漏了什麼東西。這是遺漏了生命中的一個階段，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個環結。那些年本是用來組成我生命的青年期的，實際上為我卻是空白的。理想、實驗、幻想、動亂、緊張和感情等等，平常都

會在這段期間爆發出來，然而我依舊保持太平。我這個當年穿黑袍的小學生，有一天忽然發現自己竟然站在祭台上，成了神父，而自己還不太清楚究竟是怎樣作到的。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

大自然，以其絕對可靠的耐心，等待它的時刻。倘若它的時機未到，它等待下一次。自然，讓我工作、讓我旅行、讓我上學、讓我學習、讓我教書，讓我在完成訓練之後，公開走入群眾。但是，經過這麼多年，自然並未忘記為我秘密保留的那樣東西。直到有一天，它把我的青年期給了我。愈是遲來的禮物，愈值得珍惜。遲來的春天也會出現雨露和陽光，但更是充滿了生命、喜悅和希望。大風大浪、突然的傾盆大雨、滿天烏雲……也是自然現象。新長出來的青草，從潮濕的泥土中發出草香，萬紫千紅在彎曲的枝幹上開花，大地欣欣向榮，處處洋溢著生機，鳥兒爭鳴，樹兒爭高，男男女女也都享受著最美好的人生季節。新奇的季節！

我從未表示過我喜歡讀數學，我是奉命行事而已，正同所有宣誓服從的人要聽命行事一樣。原來我對文學很感興趣，我喜歡寫作，我也接受過演講的特別訓練；來到印度，我本想在這方面求發展。我向上司們提出建議，希望讓我修梵文和古吉拉特語，這樣我可以在大學教授語文課程，也可用古吉拉特語寫作，我想我辦得到，也很想這樣做。省會長神父同意了，於是便正式指定我帶著服從聖願的一切祝福去讀古吉拉特語。這件事真是稱心如意，正如同後來我學的一句古吉拉特語所說的：「醫師照病患的心意開藥方」。我的上司命令我做我所盼望的事。假如服從聖願常是如此這般，那該多好！可是，我的稱心如意沒有維持多久。幾天以後，同樣的那位上司，改變了我的派遣令；那並不是輕微的修改，而是由文學改到數學。他沒有對我說改變的理由，幸好他沒有告訴我理由，幸好我也沒有問他。我只是像從前一樣，再一次簡單的服從了命令，但我並不是沒有捫心自問：



「天主，祢改變主意為什麼這麼快呀？」二十五年之後，我才得知答案，而且現在說起來也不是一個愉快的故事，不過，經過的時間已那麼久，痛楚已減輕了，我的一位歷史教授常說：「古代的異端邪說，現在可以自由談論，因為時代過去了，那些異端不會為現代人帶來任何威脅。只有新近的邪說才能影響我們，因此不可輕率地談論。」我的故事在一個慶祝會上揭曉了。我們慶祝二十四位傳教士來印度二十五週年，我是那一批二十四人之一，今天這批人中有幾位已經過世了，有的返回了西班牙。當年派遣我們並親自陪伴著我們這一批年輕人到印度的長上（後來派我讀數學的也是這位上司），為參與我們的二十五週年慶祝會，也從一個遙遠的地方趕來，並主持這次的慶祝大會。他乘機向我揭露了這項保存了二十五年之久的秘密。他告訴我，他完全支持發給我的第一道派令，即要我去研讀印度語文、寫作和演講，這樣為我最好，為我們要建立的傳教工作也是最好的。因此他

就向同會弟兄們公布了我的任命計劃。次日，當地的同會弟兄們推派了代表，向他報告說，他們不同意在耶穌會所管轄的大學裡，讓一個西班牙人擔任印度古吉拉特語的教授。那位會長原先沒有想到這一層，經別人這樣一提醒，他明白了，也就因此就派我去讀數學。他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變更任命的理由，這樣做是對的，因為當時我還年輕，不夠成熟，這種相反本性興趣的變更，我可能不太甘心接受。他很明智，當時沒有告訴我；他也很明智地現在告訴我。因為歷史有權利了解事實。我沒有任何痛心或怨恨，也沒有任何譴責或生氣；但我有權了解實情背後的原因，以及天主旨意裡所含的人性成分。

說起來也很有趣。假如當初我如願去讀文學，我也提早開始寫作的話，我所寫的書可能已令我厭煩了，我的讀者們為讀我所寫的東西，現在可能也夠煩的了；因為我可能已江郎才盡，再無佳作了，只能舊調重彈，炒炒冷飯而已。這是

妄用讀者的耐性，連我自己都感覺不自在。幸好他們適時阻止了我。我懷著英國大數學家哈爾代（G. H. Hardy）所說的「傳教士開導野蠻人」的熱誠教了三十年數學。在古吉拉特大學的委託之下，我還把哈爾代的作品譯成了本地語言。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學教師的退休年齡是六十歲；退休制度是公平的，因為年輕人排隊等待空缺，我們應當適時為他們讓出位子。不要找藉口規避退休，如同在某些人身上所看到的退休症候群，因為他不會做別的事，只好藉口說不退休是繼續為民服務，其實這些人最好的服務方式就是屆齡退休。對我來說，我沒有退休症候群，於是我參加了退休歡送會，向數學告別。聽了很多歡送辭，我脖子上掛滿了花圈，離開了粉筆和板擦的生涯，我終於回到了我一直希望做的工作，就是寫書和演講。這兩樣工作，使那被我極力壓制了三十年之久的一切夢想和願望，好似花朵般盛開綻放。我內心的願望和熱情，是在服從願的長久抑制之下增長的，現在清

新自然的果實成熟了。我所經歷的那漫長的冬季，表面上是別人加在我身上的，但實際上，天主卻巧妙地把它用在祂永恆、實際的計劃之中。這就是遲來的春天，它的來臨愈是延後，就愈受歡迎。

當我坐在房間一角的沙發上沈思時，想到這個世界為何這樣紊亂，現在這一代人顯然不如我們那一代；想到這裡，我覺得有一股活力、衝勁、熱血，在我內心沸騰。我感覺自己有如一個忽然得到了一樣他盼望很久的新玩具的孩子。前面我曾提過一位患肌肉萎縮症的女畫家，我也提起我曾參觀過她的畫展。那天看完畫展以後，她請我為她班上的學生們隨便講幾句話。這樣的聚會事前並無準備，氣氛倒也輕鬆愉快。學生們從旁邊的教室連蹦帶跳地進入畫展大廳，在畫作的中間，他們很快樂的席地而坐，他們面貌之美為牆上那些懸掛在鏡框裡的模特兒們增加了幾分光彩。我把他們老師的生活狀況講述了一遍，也介紹了我自己。我也把周圍的幾幅

畫，作了一些評論；我特別提到其中一幅美女的肖像，正如畫家本人告訴我的，那位美女年僅十六歲就病故了，她患了與女畫家相同的病。面對這一群活潑的年輕人，我們作了很多討論和反省。我突然轉身面對坐在輪椅上的畫家老師，我們二人竟然同時提出同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不讓學生們隨便發問呢？」連在這件事上，我們的想法都那麼一致。學生們彼此默默觀望，這是在任何公共場合第一個問題提出以前常有的現象。終於有一位女生舉手問我說：「你看起來那麼清新、充滿蓬勃的朝氣，而我們卻不如此，這是為什麼？」這是一個十七歲的年輕女孩，向一個七十歲的老頭提出的問題。

# 大地

這是我的身體。

耶穌

遠在我認識所謂環保這個名詞之前，遠在人們發現環保問題之前，甚至在環保這個名詞被創造之前，在我閱讀有關生態環境書籍之前，或者在我關心天空的臭氧層破洞之前，我就是一個環保工作者。從認識我自己以來，愛護大自然、善待周遭環境、喜愛水源、愛撫岩石、讚美高山、欣賞大海等，便成為我生命一部分。我向大地之母致敬，向太陽致敬，並與星辰為友。所有對我論及空氣、太空、鳥兒、花兒等等的事物，都令我欣喜得激動。我是宇宙的公民。

前幾天清晨，我在居所的屋頂上欣賞日出；突然我由屋頂奔下樓梯，向正在吃早餐的同伴們大聲說：「在沒有下過雨的日子，你們見過彩虹嗎？」他們跟著我跑上樓頂。當時並沒有下雨，看天氣也不像會下雨，因為這是印度的冬季早晨，早已遠離了雨季；在我們住的這一帶，雨季是從七月到十月。仰望天空，這時只見幾片白雲，分散開來幾乎快消逝，一道七色的模糊彩虹就出現在天空的白雲間。在沒有雨

也幾乎無雲的天空，看到這一道弧形的彩虹，頗感新奇。不過，那真是彩虹，我看到了，僥倖我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在探訪多倫多期間，那些僑居加拿大的印度朋友們，為我安排了一系列的行程：演講、開會、研討會等等。我一到達，他們便把行程表解釋給我聽，並附加了一句：「尼加拉大瀑布就在附近，凡來訪的客人都去觀賞過；然而我們知道你對這類東西不感興趣，所以未把瀑布列入你的行程之內。」我保持鎮靜。但是，在第一次聚會時我說話了：「如果我的地理知識不錯的話，我知道我們這裡距離尼加拉大瀑布很近，我不願坐失觀賞的機會。有沒有人能帶我去參觀？」有二十隻手同時舉起來了，我也看到了大瀑布。我不知道他們把我當作什麼人，從他們的解釋來看，似乎他們對靈修人士有一固定印象，他們也期待我符合那印象。無論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看待都好，反正我絕不錯過尼加拉大瀑布。如果他們知道我也看過非洲南部位於尚比亞與羅得西亞



之間的「維多利亞瀑布」，以及阿根廷與巴西之間的「伊主蘇瀑布」，不曉得這些加拿大朋友們會說什麼。從維多利亞瀑布附近的三比西河旁邊的李文斯頓，我帶回一首終生難忘的歌，那是一位快樂的黑人用四孔笛演奏的，他演奏的背景是怒吼的「霹靂煙霧」——當地原住民這樣稱呼那自懸崖飛躍而下的水所激起的洶湧水花和蒸氣所形成的白雲。看伊主蘇瀑布時，在「魔鬼咽喉」前，我被弄得全身濕透，狼狽不堪，那是在近距離之內我所看到的最令我驚心動魄的景象。大地上的新奇事物，我從不放棄就近觀賞的機會，而且我把它們銘刻在心。

一個虔誠的婆羅門教徒，早晨起床後的第一次祈禱，是雙手合十，祈求大地之母寬恕人們以腳踐踏她之罪。這種接觸是免不了的，只算是親切的撫摸，絕無冒犯之意。光腳走路是東方人的幸福。光著腳丫觸摸大地，在地上行走，感謝大地的支持，也樂與大地為伴。每走一步就是一段祈禱，每

次走路，就好像徒步旅行者，在信仰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地數著玫瑰唸珠。感覺到自己親近大地。感覺到大地的事實，感覺到大地寬廣，這些都會給人的生活帶來力量、希望和鼓勵。大地是宇宙的祭台，我們每天都在這個祭台上舉行生命的感恩祭。

在非洲加那利群島上的郎匝洛特，我參觀了堤門法牙公園；這是由睡眠狀態中的火山所構成的怪異景象，地面由冷卻變硬的火山岩覆蓋者。我們的導遊用棍子從地面挖起一點表土，叫我們用手觸摸一下這種呈裂縫狀的東西。感覺溫溫的，好奇怪。我從來沒有這麼仔細的感受大地土壤的熱度。我知道火山和地震，但我從未測量過熱度。我有點害怕了。原來大地是活的、熱的，因為在大地核心部分，正有鎔化物以巨大的熱力不停地滾動著。大地呼吸四周的大氣，她也希望我們善待大氣。如果我們損毀大氣的引入，則大地受害，而我們也跟著受苦。在郎匝洛特我看到一大片垂直的山壁光

秃秃地面臨洶湧的海洋；也欣賞到一個迷宮似的地下通道，自岩洞通往地下湖。我還看到獨一無二的仙人掌花園，那些閃爍的沙土，竟然能給仙人掌佩戴上鮮花綠葉，真是天下奇觀。這是在另一片土地上所欣賞到的海上和陸上的美景。

秘魯的考爾卡大峽谷，深度一萬四千四百英尺，算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我站在宏偉的「兀鷹十字山」的山頂上觀望，不禁凜然起敬。一隻尊貴的大鳥（兀鷹），展開足有九呎寬的大翅，在浩瀚天空的白雲間，飄然飛翔；同時，我們四周的火山群，以暗藏的能量猛烈噴射出羽毛般的濃煙，好像是在向我們打招呼似的。據說，這裡正是地球以外的不明飛行物，或稱「飛碟」（幽浮）降落的地方。

在離南美洲安迪斯山脈不遠的克斯高地方，有人把我介紹給一位矮小的老婦人。她是一位在遙遠的各山谷之間，終年不斷朝聖旅行的人，我求她祝福和指引我。從一個山谷轉到另一個山谷時，她先向即將離去的山谷告辭，再向眼前的

新山谷請准進入，她與孤寂山脈的護守天使們不停的談話。每一山谷，有其歷史、景觀、危險和生命；山谷裡有水泉，也有羊腸小徑；它為友善的徒步旅行者提供洞穴，以躲風避雨；也提供高地，讓人向前展望、觀察地平線、確定方向。如果我們要快快乐樂的旅行、平平安安的回，我們必須親近山谷，向山谷致敬。山嶺有其景色，當我們親切地和山嶺對話時，山嶺也慈祥地注視著我們。與大地持續對話，對我們是有益的。

我們所居住的大小城鎮，也是大地的一部分；為感受、體會宇宙，我們大可不必去郊外。城裡也有空氣和陽光，也有花草樹木和飛鳥，我們也能看到太陽、月亮、星星和天空；在鋼筋、水泥和柏油的下面，我們可以猜得出地球的表層。我們應當盡心竭力去改善城鎮的環境狀況。我愛目前的大地，我渴望她一天比一天更好。

我的身體就是我與大地之間的連繫橋樑，我花了好多時

間才發現到這一點。我一向對待它太嚴酷了，以致於聽不到它臨在的聲音。我對它不像對待結盟的伙伴，而更像對待障礙物。在祕魯南部的阿累奇帕城，在「白城」的聖佳琳修女院內，至今仍保留著一項殖民時代留下來的傳統。我參加了一個觀光團，由導遊領隊，穿越大街小巷。當年這裡修女人數眾多，整個小村莊都過著與世隔離的修道生活。我們的觀光團在一個展示櫥窗前嚇呆了，展示內容有「行苦功」，就是用鐵鍊或皮鞭抽打自己；也有「做補贖」，就是把一條帶鐵刺的所謂「苦帶」，緊緊地纏繞在腿部或腰部，讓鐵刺緊緊地刺傷肌膚，產生痛苦。當年那些修女們在自己身上做這些苦功和補贖，是為補贖自己的罪過，為罪人代禱，也是為補贖世界上的所有罪惡。我一直站在觀光團的最後一排聽講，等導遊解說完了以後，我就大聲說：「啊，想當年，這些苦功我都做過了，到現在我還活著！」

遊客們驚訝地轉過身來，我也代替導遊，講了一些比較

新近的事情。我自從初學開始，多年以來，經過持續的宗教操練，每週四次，在星期一、三、五、六的晚上上床以前，我鞭打自己的身體，有節奏地、狠狠地、連續地抽打；同時，我所有的同會弟兄們，在他們自己的斗室內，也同樣的鞭打自己，這是傳統修道院遺留下來的老規矩。在每週那四天的早晨，我們走路不可跛行，還要努力掩飾「苦帶」在我們這些罪人身上所造成的皮肉之傷。對這件事，我既不吹噓，也不慚愧；我現在只是這樣想：這種苦功並不能使我的身體在我的生命中我到它真正的位置。我的身體原來與大地連繫溝通，它使我親近大地為獲取營養和溫暖，而苦功加身並非是我的生命所喜愛的，也不算是親切，只給我帶來懷疑、恐懼，和臣服。我的身體在耐心地等待著，一直要等到我回它在我生命中的光榮地位為止。遊客們聽我這個過來人講話，他們要求我站在櫥窗旁，拍照留念。導遊從此又多學了一些介紹資訊。

印度幫助了我，這裡是瑜珈術之鄉，在我尚未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前，這塊可敬的土地就知道該怎樣做了；它擴大了我的視野，糾正了我的態度，恢復了我的皮膚，喚醒了我的知覺。在印度的雨季，一陣傾盆大雨使我變成落湯雞，這時它送給我的禮物是，先讓我感到煩躁不安，然後卻感到滿足，因為我對大自然的親切感增加了；在印度，烈日發出的熱浪使我發燒，光和熱充滿無窮的空間，使我感到渺小、迷惑。在這裡，我看到夜間星光皎潔，這是西方的天空所看不到的。環顧四周。柯台加納山地，滿佈著蒼翠的熱帶草木，而遠處的拉剎汗沙漠卻是荒僻之地。印度訓練我品嚐人世間的山珍海味，而交響樂式的千種不同語言，使我飽享耳福。慢慢地，我察覺到了我的身體、我的生活環境，和整個大自然，這是我以前從未體察過的。生活在熱帶地方，會使人更接近大自然。

我所體驗的還不只如此。生活環境幫助我的身體自覺，

但因我常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一切事物常是以精神為優先，因而忽略了身體。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在何時、在什麼情況下醒悟過來的。是因為我持續接近那些行走、靜坐和呼吸都比我好的人嗎？是因為我在學生時代研究過印度瑜珈經典的哲學理論嗎？是因為我很幸運的在大師的指導下，接受過正式的訓練課程嗎？最重要的是，我必須承認，我對思想付出太多，對身體注意太少，致使我改善了知識層面，卻忽略了身體層面。總之，我那自由的理性侷限於僵硬死板的身體中。這是一項明確的發現：我的心靈在諸多限制中得不到完全的自由，除非我從死板的習慣、僵硬的步法、機械的姿勢、電腦化的工作態度中，使自己的身體解放出來。再積極一點：我必須恢復我身體的良知。身體擁有它自己的良知、記憶和感覺，它也很想告訴我們，它是怎樣感覺冷和熱、疲乏和活力、睡眠和消化、器官和感官、健康快樂或是突發症狀，它還會適時發出危險的警告。我們應當重新建立自己與



身體之間的溝通。在我的生活中，有那麼多數學和語文工作，那麼多書寫和演講工作，我必須拖著身體硬撐，白天不得休息，夜間不得安眠；飲食不定或匆忙了事，一般疾病一概不予理睬，對於身體的需要，從來不加以注意。我忽略身體太多、太久了，我太久未與它修和了。

還有比修和更重要的事。簽署一項和約，很簡單，不成問題；但發現既新又深的關係，才更重要。身體雖然離我那麼近，我還是忽視了它，現在我才發現它本身多麼豐富，它的默默體驗是何等聰明，它要告訴我的事情是何等重要；我是多需要它的幫助、它的智慧，和它的友情。它是我身邊最好的朋友，我卻不理睬它。幸好我及時醒悟過來了，幸好我的身體也像所有真朋友一樣，有這麼長的耐力。延遲了這麼久的團聚，終於實現了，我們雙方的新關係值得欣慰，也更值得珍惜。心靈和身體完整合一才是幸福。

每天早晨一起身，我就練「八段錦」，這套功夫據說是

中國宋朝的岳飛所創始的，它為世世代代的人民奠定了身體健康與心靈平安的基礎。我從這裡找到了內在的平衡與外在的安靜、感官的接觸與完全的喜悅、沉默的智慧與活動的益處；想到我這白髮老翁竟如同孩子般嬉戲，不禁露出頑皮的笑容而暗自心喜。我把操練八段錦當作我的祈禱、默想、運動、紀律，也當作我的娛樂、休閒、遊戲。從一天的黎明開始，透過練功，我意識到身體在發揮能量，而且每時每刻都在持續著，我就這樣過著每天的生活，接近身體，聽它的警誡、勸告和指引。藉著練功，我訓練我的動作、肌肉、感官、骨骼，這樣它們便會溫和的、明智的、力量充沛的帶著我過這一天。透過練功，我恢復了我全器官的完整性，因為器官並不是四處遊蕩的幽靈，而是活生生的、會呼吸的人類有機體。自從每大早晨練功起，我開始學著恢復個人的充實感。

八段錦可說是太極拳的一支，因此練功時也要有太極拳

的特質，就是動作緩慢、有節奏感、意存丹田、精神內斂、全身運動、心懷宇宙。「動作緩慢」：使我檢討自己天生的急性，瘋狂地驅策著自己從一處到另一處，企圖在短時間內解決全世界的問題，結果必是徒勞無功。「有節奏感」：在陰和陽對稱的舞蹈中，陰陽互補，相互平衡，在有韻律的吸氣與吐氣之間，陰陽互送活力。「意存丹田」：人身膺下三寸的部位，道家及練功的人稱為丹田，這裡是人身的重心，等距離器官在此匯合，並由此與各末端器官輻射接觸。「精神內斂」：心靈的波動與身體的步調要同時進行，此時思想必須集中，不容分心。「全身運動」：因為理想的練功，應當是身體的全部肌肉在同一時間內一起動作，每一處肌肉的動作會牽動全部肌肉，會隨著一個極微小的纖維組織伸展到全身的架構。「心懷宇宙」：因為我這卑微的身體，原是個受造界的一部分，我的身體健全，會使天上的星辰滿意地微笑。

八段錦的第一動作叫作「兩手擎天理三焦」。我的雙手  
在頭頂上輕輕銜接，掌心向天，同時將全身放鬆，使我這個  
人在天地之間的存在，成為一種象徵：我的雙腳踏地，我的  
雙手擎天，使我有如宇宙之間的中保，並且蒙受萬事萬物的  
創造者的恩寵。我這個人的存在，對於人類及整個受造界，  
擔負著沈重而快樂的責任。這是我在每天早晨練功時，從這  
種由先人所流傳下來的整齊節奏中，所體會到的。自從我每  
天操練八段錦以來，我心靈的平靜、我的性格、我的祈禱、  
我的活力、我的工作、我的喜樂、我的姿態、我的健康，甚  
至連我夜間的睡眠等等，都改善了。謝謝你，親愛的身體！

在肯亞首府的奈勒比機場，我坐在候機室裡等著上飛  
機。這是清晨兩點，離登機還有一些時間，要載我飛回孟買  
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機。一大早就這樣等待，讓我的生理  
時鐘很不習慣。我思考了一下，與其空等，何不在此操練我  
的八段錦呢？如果旅客們可以在世界機場玩牌，或向阿拉祈

禱，為什麼我不能練功，藉以克服我的急躁呢？說做就做。於是我把隨身行李放在看得到的座位上，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辨別方向，身體垂直站立；這是練八段錦的前奏，一切就緒。然後在日本、瑞典和德國旅客的眾目昭彰之下，我就開始「兩手擎天」，並悠哉游哉地在陰陽之間慢慢擺動。練功結束時，我照例向大地鞠躬致敬，在我前面的一位日本人，受到了氣氛的感染，也鞠了一個躬向我回敬。「莎啞哪啦！」我對他說了我最懂得的這一句日本話。回家以後，至少他有點新鮮事可以告訴朋友了。

我說這些事，並無意為中國功夫作宣傳，我只在強調一個重點，我們必須關心我們的身體。多年以來，我一直為腦力工作，現在我該為我的身體工作了。身體的健康與靈性的健康同等重要。身體知道很多、了解很多，甚至在頭腦思索之前，身體已經先得到消息了。因此，在觀察和抉擇時，在危險和疑慮時，在工作和休息時，身體都能迅速而有效地幫

助我們。凡是與我們有關的事，也必然切身地、必然地關係到我們的身體。

八段錦並不是一般的體操，也不是具有戰鬥性的武術；體操和武術本身都很好，但與八段錦不同。八段錦既無神秘性，也沒有令人摸不透的魔法，它只是單純整個人的身體器官的活動。簡單的說，它就是：精神與肉體聯合運動，藉著重建心身的合一，有益於完整的人。這種自然的狀態，曾經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決不可以丟棄。這也就是在動作中沈思，在活動中靜觀，在身、靈、心、意的整體投入中，集中心思。這是修身養性的基礎和活力，是一種藝術，它需要反省、注意、專心、熱誠，並留心我們的生命和我們對事物的感受。凡是圍繞在我們身邊，影響我們、期待我們的，凡是我們明確知道，及在實際生活中所體驗到的，這些因素使我們是所當是，做所當做。這種心態，是從操練中一點一滴培養的、學習的、磨練的；這些和諧的動作，充滿歷史性、

智慧和單純，經過多少古往歲月它們才流傳到這裡，使我們從中受益。八段錦當然並不是唯一有效的健身法，事實上，體能訓練有很多種，每一種都是健康而有用的；我們應當不怕煩難地努力尋找，找到適合個人興趣的方法，以及恰當的師傅。

我有一位中國朋友，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來往，我們終於在香港會面了。我的著作之一被譯成了中文，我很想知道用中國話讀那本書的味道怎樣。那位青年人結婚後在香港一個機關任職，他讀了我的書，也寫信到印度，找到了我，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信件和書籍的往還，然後我們見面了。我到達香港的日子正趕上中國新年，在整個遠東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農曆新年是一年中最大的慶節，慶祝活動包括在大街上舞龍，家家戶戶張燈結彩，大小廣場上放鞭炮，分送小紅包（我也到外邊收小紅包），紅包內有新的一年陰曆的黃道吉日表，還有一張香港銀行的新鈔票；如果是修女送的紅

包，裡面就有一幀創會會祖的圖像。我們就在新年的氣氛下相遇了，他很健談，且英語流暢。返回印度後不久，我收到了他的信。我對中國字一直很著迷，它與我所知道的文字都不同：它是既柔和又粗獷；既親切又含蓄；既慷慨又精細；既可快速了解它的意思，又好像被它折服了；它是那末固執地堅持己見，卻又顯示它所說的一切並未被了解。

我剛讀完一本書《失落的船》（*The Lost Boat*），近來很少有幾本書能夠這樣震撼我。本書被認為是現代中國的前衛派小說，封面上有這樣的警語：「你對中國所知道的一切，都要拋到腦後，並讓你自己接受這新發現的衝擊。」我讓自己受到了衝擊，它把我腦海中既有的思想全部推翻了。這就是我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大陸，一點不像我所認識的文化。對，小說就是小說，但是，小說，尤其是現代的小說，要用比歷史更偉大的寫實主義，去揭示實際環境中的真實才對。我們需持續不斷地探索。



我繼續不斷地認識我的朋友。他的每一封信都會給我帶來一份驚喜，當然這不是我珍惜他的友誼的唯一理由。在香港初次見面後，我回到印度，在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對我說：「我至今還弄不懂，也不知如何解釋，當我們初次會面握手時，你的手，其實是你的全身，竟然那麼柔軟、那麼輕鬆。」現在你可以想像我的驚訝。居然有人告訴我這種事，而且告訴我的居然是中國人！五年以前，我的全身曾經鈍得像塊木頭，四肢關節也硬得像個機器人。而現在一個中國人告訴我說，我的手柔軟了，我的身體舒泰了。我知道中國人在生活及傳統中，一向重視身體、覺察張力、測量脈動，並從先人留下一些健身的操練，我有幸也能拙笨地學習這操練；再沒有人能給我一句更美的讚美，或是一個更有價值的禮物，如這個中國人所給我的。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經通過許多艱辛的考試。通過別的考試，我是憑著苦幹和記憶；而通過這次考試，我只是簡單地憑著握一握手。香港的這趟旅行，很值得！

是！

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吧！

瑪利亞

我喜歡看你說這個字的樣子；聽你說「是」這個字，令我著迷。因為那是妳唇上的音樂，是突發的生命力，是妳大方快樂的表現妳自己，是一種自動自發的創造力，是妳自己的生命，也是妳送給我們大家的禮物。「是」(Yes)這個英文字發音，是一個急促的音節、一個明快的音符、一個躍動的火花。這是一個信德的行為，妳有沒有發現這一點？妳有沒有注意到：當妳說「是」時，妳是在肯定生命、妳是在信賴天主、妳是在祈求上智之神來支持妳的信心，使妳所言屬實？當妳內心悸動地盡全力說出「是」時，妳使周圍的人們信賴生命、喜愛世界、確信永恆。從妳口裡所說出的每一個「是」，為聽的人就是一篇道理、一個見證、一個友善快樂的訊息。現在，我的耳朵重新響起那充實的「是」；它是那麼宏亮，那麼堅強，就像你本人一樣。這聲「是」幫助我熱愛生命。謝謝妳，阿美麗雅！

我們整個一生，都在學習說「是」！相當難學。在無關

痛癢的交際寒暄中說「是」比較容易，但在那種場合，「是」這個字沒有多大意義，說出時也不必費力氣。但是另有一種「是」，是比較深、比較遠的，它會為生活帶來意義和方向，它會選擇並投入未來的道路。如果我們信心十足地對生活是「是」，那麼對以後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和日常談話，我們都能繼續說「是」；這時說的「是」字就獲得力量，我們的生活也隨著有了意義。缺乏了「是」，我們的生命將是空虛、無意義的。生命是一種肯定。

一切事情都由一個「是」字展開。這是聖母瑪利亞在納匝肋所說的「是」。一個天上的使者，以簡短的語言，向一位人間的少女，提議一項計畫；從來沒有比這更高尚或更大膽的計畫了。首先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和一個清楚的解釋，然後就是「是」！沒有條件，沒有談判，沒有保留。不管後來事情如何發展，只有完全的坦誠和最終的承諾；不管是苦是樂、是合是分、是死亡是復活。每一事件將來都會在它自

己的時刻並以自己的方式出現，因為門是敞開的，內心是有準備的，上天是在等待的。這是天主所喜歡的答覆，也是天主期待我們達成祂救世計畫的方式。天主不喜歡講條件、懷疑、推拖。祂期待於我們的是：一個清楚的、率直的、明確的「是」，然後，祂便以自己的全能力量 and 全盤永恆計畫展開其行動。於是，救世工程就這樣開動了。

聖保祿所宣講的耶穌，並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內只有一個「是」。保祿在給格林多人的第二封書信中，就這樣為自己的改變行程而辯護（格後一 15 | 20）。因為有人控訴保祿不守信用，他先答應他們要去格林多，然而後來卻改變了主意，因此他們說他在「是」、「非」之間玩弄，說他輕浮不負責任。保祿對這不公平的指控頗感厭惡，他攀升到神學的領域，宣稱耶穌對諾言及天主的計畫是永久的「是」，從未將「是」與「非」混淆不清。現在這個永久的「是」的門徒，怎麼可能盲目地玩弄於「是」與「非」之間

呢？這是那位熱情的門徒為自己所做的最有力的辯證，也是所有滿懷期待的人類面前，為耶穌下了一個閃耀的定義：他是天父的「是」。

男女修會會士所誓發的三願，也是一種「是」：神貧、貞潔、服從。在不同的修會、不同的傳統、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對於三願的實踐可能有細微的差異，但是藉著各種不同的格式、表現、禮儀和習俗，我們所明確宣布的是一個擲地有聲的「是」，以此回應我們欣然接受的聖召。這是對那保證我們的承諾的理想、增強我們的犧牲的服務，終其一生說「是」。如同在婚姻關係中，面對相愛與扶持的責任、家庭與生活的責任、個人利益與社會福利的責任，男女雙方也是相互勇敢地說「是」。凡是人生中的大事，凡是高貴的、持久的和有價值的事，必要求人對未來的一切，坦誠而又可靠地說「是」。每一個「是」，就是一個信德行為。

那年我剛滿十五歲，收拾好了行李，準備住校度過我最

後的一年中學生活；這是耶穌會辦的學校，地點是西班牙北部的土德拉城。我原已決定了要作一位耶穌會士，但是我願意在進入初學院以前，先讀完中學，這樣可使自己更成熟一點，將來如果上司有意叫我去讀大學的話，我自己也算是多了一番預備工夫。對於我的留校完成學業的計劃，最高興的是校長，因為我的學業成績不錯，他認為我在當地會考中可能名列前茅，為學校爭取榮譽。於是我們都同意了，在本校讀完最後一年，然後再進初學院。

天有不測風雲，校內神師神父突然來了一封急信，叫我改變行程；不要再去土德拉中學，而是往羅耀拉去進初學院。羅耀拉是耶穌會創始人聖依納爵的出生地，也是耶穌會的母院所在。那邊的人正在等著我呢！神師還恭喜我，能在教會法典最低年限（15歲）進入初學院，但他並未解釋為何如此倉促改變決定。當時我年輕、天真無知，雖然未發服從聖願，但已準備好聽命了。我拎起原為住校已收拾好了的行

季，到車站換了火車票，搭上狹軌的小火車，經過美麗的山谷，開往羅耀拉。我母親和哥哥陪伴著我。

我們一起跪在「皈依小聖堂」裡，牆上刻著一行金字：「依納爵·羅耀拉在此皈依天主」。過了不久，初學院神父招呼我起立跟著他走，穿過一道門，就進入耶穌會會院。我的母親與哥哥仍留在聖堂內。後來母親告訴我，她哭了一整天，我的哥哥後來也向我透露說，他度過了一生最難過的時刻，以後我起程赴印度時，他也同樣的難過，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把我從他身邊帶走呢？

過了好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在倉促召我入會的背後，還有一段秘密計劃。當年，「主業社團」(Opus Dei)這個傳教組織，在西班牙剛剛興起，吸引了一些優秀的青年加入他們的行列。有幾位加入了「主業社團」的青年，原來是計劃入耶穌會的。耶穌會神父們當然捨不得丟掉這些寶貴的聖召，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就讀的士德拉中學內，因此那邊的神



父們提高了警覺。以我的實例來看，他們擔心，如果我在該校再多留一年，一定會接觸到「主業社團」，也可能被吸引。其實，當時我對該組織一無所悉。他們怕失去我，遂趕快採取了行動。他們寫信要我馬上去初學院報到，不得遲延；這樣在我知道「主業社團」之前，初學院的高牆早就將我圍住了。當然，他們當時未曾向我透露任何內情，而我自己也沒有任何猜疑。我服從命令，進了初學院，就這樣我成了一名耶穌會士。這也是我第一次儘量客觀地憶述這件事，我一直相信歷史有權說明真相。

對於天主的意願，我有一個他人無法反駁的定義，那就是：天意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況。如果天主不願意某種情況發生，很簡單，那件事就不會發生。若那事發生了，是因為天主在某種方式之下，願意那事出現。根據我這個定義來看，今天我既然是耶穌會的一員，那就是因為天主願意我當一名耶穌會士。我真的這樣相信。我也相信，當年向我隱瞞真正

動機的那些好神父們，他們對這件事處理得也不太恰當。他們應當告訴我真相，或是保持緘默。固然天主能用曲線畫成直線（由惡事引出善果），但是這並不足以證明那故意畫曲線的（作惡的）人是對的。「耶穌會士的」（Jesuitical）作風，原本是謹慎明智的，但在全世界的詞典裡卻換得狡猾的、陰險的、虛偽的等等最難聽的詮釋。

天主做事有他自己的方式。後來參加「主業社團」的竟然是我媽媽，在她高齡一百歲的今天，仍然快樂地繼續參與「主業社團」的工作。當我偶而去馬德里時，只要她能夠出家門，每個星期三，我都親自陪著她往賴孟多街，參加她那個小組的聚會，也為她購買會員們介紹的書，為她訂閱期刊。在「主業社團」創立最初幾年，我母親和創辦人及其妹妹卡門姑媽來往很密切。就是因著這層機緣，我才收到作者親自簽名的第一本名著《道路》（*The Way*）。人們起初稱作者為「神父」，後來改稱為「巴拉蓋蒙席」，現在稱他為

「真福若瑟瑪利亞」。當我在奧年耶穌會院讀書時，他曾到此訪問，並親自召見我，令我深感榮幸。一九五八年，我在普乃晉升鐸品的那天，又收到他的親筆信，向我賀喜並祝福，這是最有價值的賀禮。這些紀念品，今天都成了寶貴的「聖贖」。

傳教士的聖召，是一種對來自遠方的召喚說「是」，這召喚要求人做某種犧牲、奉獻，和冒險。我來到印度這個快樂的地方，有古老的傳統，也有現代的挑戰；我跟神師神父洽商的第一件事，就是求他准許我立下一個正式的誓願：在我有生之年，決不離開印度一步。我為人要前後一致，我不論作什麼事，都要全心投入；我拒絕使自己走回頭路，我寧願藉著一個宗教誓願，將自己束縛起來，固定地留在我所投身的這塊土地上。神師神父是一位聰明的法國亞爾薩斯人，留著白鬍子，他終生是人靈的導師，經驗豐富；他深知生命比表相更持久，生命也會面臨比我們所猜測的更多的抉擇關

頭。他欣賞我的奉獻精神，但拒絕了我的請求，不准我發誓。他的拒絕，有幾次還真有用處；多年以來，使我有機會很快樂地周遊全世界。

每一個「是」都會使人心靈愉快。在文法措詞上，或在人生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比「是」更開放、更信賴、更投入的了。它擴大世界的視野，加深人類的氣息。面對一項新計劃、一個大膽的建議、一個敞開的窗戶、或一條曲折的羊腸小徑，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投入、向前進、探索。要向後轉，隨時都行。要向前開步走，就得先弄清楚前邊是什麼。我若永遠不動，就永遠不會知道有人專挑困難、找藉口、拖拖拉拉。他們對任何新意見，首先是一個「不」字，然後是等等再說。在印度文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字 *vighnasantoshi*，字義本身含著微妙的幽默感；此字的意思是「那位喜歡豎立障礙的人」。真有這樣的人，他們是拖延的專家、凡事拒絕的高手、抗議學府的畢業生、否定一切的大師。他們促使一個

計劃失敗、把一項建議推翻、使一項決議延後，諸如此類的行為會使他們快樂無比。他們是懶惰的冠軍，是懈怠的專門家。看到事情順利發展，他們會難過；他們寧可沈迷於現狀。他們常有理由反對新事物，也能立刻找到反對的理由，效率奇高。他們口裡說「不」，同時也在思索理由來為自己的否定作辯護。這種人是天生的反對派。

說「不」，基本上是出自恐懼和懶惰，他們害怕因為說「是」而引起麻煩。在六〇年代，瓦迪亞博士和我負責把「新數學」引進印度古吉拉特大學；所謂「新數學」，現在已經變成普通的課程和考試題材了，但在當年的科學世界卻是被認為非常神妙的。什麼組、群、圓、面，還有什麼矢量空間、矩陣代數等等數學術語，再加上一些截然不同於基本數學所應用的一般計算方式的抽象概念；使得新數學好像是用秘教的語言在施展巫術一樣神祕。我們用傳教士的熱情開始宣導的工作。我們開暑期班，先訓練老師們，希望他們學

會了以後再去教導別人。我們作巡迴講學，穿梭於小市鎮的大、中、小各級學校，專門針對那些無法到我們中心受訓的教師們。我們發行講解新數學的課本，創造新術語，把一些新奇的名詞翻譯成印度文。我們用古吉拉特語編印期刊：《*Suganitam*》；這期刊發行了很多年，直到今天為我們所講授的新科技，仍是一份很適當的宣導工具。我曾為這份刊物貢獻心力，在每一期中我都很用心地解釋當時尚未聽說過的新數學的奧妙和應用。那是一段光榮的日子，好像軍隊為爭取一項勝利，而全力出征般。好友瓦迪亞博士慷慨大方地全力投入這項任務，他不要一分錢、不遺餘力、不吝惜自己的時間；看到有人對此領悟力遲鈍，或對我們的任務漠不關心，他也不急躁發怒，這讓我深受感動。我曾公開地說：瓦迪亞博士為推行新數學所做的一切，我若用在宣傳福音上，我就會成為聖人。他這位印度婆羅門最尊貴分子，變成了數學野叢林中的傳教士。

我們只遇到了一項頑強的障礙，與這阻礙面對，令我們很難過。反對我們任務的人，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們。對學生們來說，講新的或舊的教學都無所謂，因為這兩種對他們而言都是新的；實際上，把情況解釋之後，他們更喜歡新數學，因為為他們將來的工作，新數學更有用。倒是一些教授們拒絕採用新的教學法，他們試著由教學和經驗這兩方面提出各種理由，表示這些新觀念為青年學生不合適，因為引進新數學的時間還沒有到，還需要更多的準備工作，目前應當維持現狀，一切照舊。

他們為什麼這樣反抗呢？他們之所以抗拒，純粹是因為要學會新數學太辛苦了。他們對舊數學很熟悉，那是他們當學生時就學會的，自己也教了很多年，他們可以駕輕就熟完全掌控，為預備講課或解答難題，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可是，現在情形要改變了。現在他們必須講授一套全新的題材，在他們這等年齡，勢必再回到學校重新學習。新數學的

內容和教法與傳統的大不相同，他們熟悉舊題材、舊教法，但是他們卻不能肯定自己對新數學的教法是否能勝任愉快。這對他們的年齡和作法，要求得太過份了。於是他們起來抵抗，對我們說，別管我們的事！不要標新立異！學生們還沒有準備好呢！真的嗎？沒準備好的是學生還是老師？

這就是說「不」的起因：懶惰、懦弱、遲鈍、害怕未知之事，他們以為老師們有權可以不斷重複舊事、可以重說學生時代所學來的東西。以上是以數學為例，事實上，在虔誠的修持和宗教道理、法令和規則、理論和實務、習俗和制度等各方面，亦是如此。說「不」，常是既簡單又安全的。說「是」，則是既大膽又冒險的。我卻更喜歡冒險。

我愛冒險。有一次在美國華盛頓，我到波多馬克河邊的「甘迺迪演藝中心」看了一場古典音樂晚會。獨唱者的才藝達到世界名家的水準，節目中也演奏了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D小調，打從我年輕學鋼琴時我就很喜歡這首曲子。音樂會



結束時已是半夜。門口有計程車等候載客，但我決定作一次探險。我選擇走路回家；在陰森的深夜，通過人所皆知的危險街道，需要整整一個小時，才能走到我寄居的喬治城大學，好萊塢的名片「大法師」就是在這裡拍攝部分實景。我的腳步聲在黑暗的街道中引起空洞的回音。每次在街角看到三五成群的人，我就覺得血壓升高，但我並未因此加速我的步伐。沒關係，我繼續走。每一次拐個彎，我都不曉得前面會有什麼東西等著我。而且我又不太熟悉街道，只怕迷路。道路似乎很遠，但我還是走到了。從遠處地平線上，我終於看到了喬治城大學的建築物。守夜人員檢驗了我的通行證，讓我進了大門。他對我說：「你太大意了。」我心裡想道：「我倒是滿高興的。」

我喜歡冒險接受一個新構想、一個突發的靈感、一個意想不到新花樣。我喜歡坦誠面對新構想、新人物、新工作、新地方。我經常犯錯，但錯誤是進步的代價。從老經驗中固

然可以學習，但反過來，也可以試用新方法。勿因失敗而大驚小怪，失敗乃成功之母。若在生活中我略有成就，是因為我敢冒險。一次，有一位銀行家對我說：「那些只想安全存錢的人，賺不到錢。」

前面我提過操練「八段錦」的事。李雅娜是我的「太極拳」師傅。有一天我們倆人談話，我完全出其不意地對她說：「我有一個構想：妳和我共同開一個講習班如何？」她哥哥李加度曾經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送給我一本書，書名非常誘人《縱虎歸山》。英國哲學家亞郎·瓦特（Alan Watts）為此書寫了一篇很有趣的序言，該書中國作者黃雅博（Al Huang）解釋說，書名乃取材自「太極拳」的兩個動作。從這本書中我知道，黃雅博與亞郎·瓦特二人經常合作開講習班。亞郎·瓦特是理論家、思想家，愛好寫作。他瞭解東方與西方所說的身體的隱密和思想的神祕，他的言行洋溢著智慧與機智，他的深厚，他的寫作風格輕鬆戲謔，

令人喜愛，這些都是他使人著迷之處。黃雅博不拘動或靜，都是東方大師，在全方位體能訓練室裡，他用身體來表達意念，他以眼神來傳達訊息。他們兩人合作開講習班。亞郎·瓦特常說：「他做我說，我說他做。」一個人的話，加上另外一個人的動作，創造了一個學習環境，既輕鬆有趣，同時又有教育功能。我對李雅娜說：「我不是亞郎·瓦特，妳也不是黃雅博；不過，我是一個很不錯的溝通者，而妳有一個很靈敏的觸覺，僅憑糾正一個姿勢，或藉著教一個動作，妳就能探索一個人的深處。我們合作好不好？」她很快做了決定，雖然我所建議的一切尚未就緒，但她很高興地回答說：「是！行！」一個新計劃就這樣產生了。

在過程中，有困難，也有冒險。朋友們警告我可能會遭遇障礙。他們並不是沒有道理。認識我的人，得知我要跟一個他們毫不認識的人合作，可能會不接受。他們認為，既然我已經有了自己的方式和聽眾，而且做起來得心應手，那又

何必改變作風而去冒失敗的危險呢？他們說得對。不過，我們還是照計劃進行。我們第一次合作開講習班是在阿根廷，有一位男士以前曾經三次參加過我的講習，他不喜歡我這種新的方式，但在講習結束時他告訴我：「我在課程表上一看到李雅娜的名字，便感到很厭煩，因為我是來聽你的，我不喜歡看你將部分時間轉手給別人。可是現在，有了這種上課經驗之後，我要感謝你帶李雅娜來。我甚至要告訴你，下次如果她一人開班，我也會照樣參加」。這次的冒險有了代價，開頭的厭惡，變成了最後的感激。冒險一試，是永遠值得的。

在目前我所從事的各種工作中，與人合作講習是我最喜愛的一種方式，也是比較有成效的一種。這項工作結合理論與實務、身體與心靈、思想與行動、感覺與想像，為治療創傷和一些錯綜複雜的心理情結有所助益；它會帶給人希望，因為它不停在頭腦思考上，而是通達頭腦的根源及全身的整

個機能，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撫平了心身的痛苦。人類對自身的健康與幸福所深切期待的，便是找到回歸人的完整合一性的路徑。我喜歡懷著喜悅和信心去玩新的遊戲。這一切都來自一個「是」字，來自冒險和探索。學著如何說「是」，就是學著如何生活。

現在本書接近尾聲了，一個小小的「是」字，就會使我的生活感到愉快，希望也使讀此書的人感到愉快。記得在智利的聖地牙哥，我剛結束一次講習，那些在忙碌的講習會中參與熱烈討論的人們的笑聲和容貌深深進入我的心中。我就要向他們告別了。我發現一位女士向我走來，表示有什麼事要對我講。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她從未提過她的名字，其實也不需要。她容光煥發，臉上露出了解、親切和溫柔之情。她以深沈的眼神望著我說：「告訴我這是真的，神父，告訴我這是真的。說『是！』」神父，請你說『是！』你所有的書全都是為我一個人而寫的？是不是

「真的？」

是的，親愛的讀者，是為你一個人而寫的。

此時此刻，我的眼睛濕潤了，你了解，是不是？我想我聽到你說「是」！現在，我也用「是」字來結束這本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人生七言 / Carlos G. Valles 作 ; 徐鉅昌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啓, 1999[民 88]

面 : 公分

譯自 : A life in seven words

ISBN 957-546-374-9 (平裝)

1. 基督徒 2. 天主教 - 信仰

244.9

88010986

## 人生七言

一九九九年九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華雷仕 (Carlos G. Valles, S. J.)

合 譯 者：徐鉅昌

准 印 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 剛

出 版 者：光啓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 24 號

電 話：編輯部(02)2367-1750 門市(02)2367-6024

發行部(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出版社)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 行 者：甘國棟

E-mail [kcpress@tpts4.seed.net.tw](mailto:kcpress@tpts4.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文字編排：協你成彩色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23680350 23673627

定 價：150 元

206141

ISBN 957-546-374-9



## 本書簡介

在本書中，作者以七個詞語勾勒出自己的生命內涵。這七言有如七幅由文字所描繪成的圖畫，將作者那澄清透明、實事求是、積極創新、欣然說「是」的傳教士生命特質一一展現。

ISBN 957-546-374-9 \$150



9 789575 463748 00150

206141